# 此庵講錄

# 萬壽宮講錄

南雅大社。制舉子業。請先生發明聖學與舉業之同異。先生曰。聖學不明。有兩種貼骨之病。一種謂聖徂神伏以後。那裏再有聖賢。只是誦讀幾卷本頭。博取一箇科第。便完了讀書之事。一種却曉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須是一步一趨。一舉一動。都該嚴氣正性。絲毫出入。便不是眞學問。欲如此行去。却恐桎梏煞人。如不依此行。徒在講說上。都是假道學。所以動則曰做道學人。須是堯趨禹步。不知當日那一箇曾

見過堯禹的步趨來。其謂此四字。蓋指立身行己之大德。不區區在衣冠劒履之小節也。即如所謂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言堯之言。都指孝弟說。若不明此而槩說步趨。是學步于邯鄲。求衣冠于優孟。其學愈僞矣。此兩種病源。都只爲富貴功名四字所誤。人謂他看四字太熱。其謂他見四字不明。唐虞之世。明明揚側陋。玄德升聞。豈非名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豈非功乎。三代以前。功先于名。制科取士以後。名先于功。流弊漸至于但有名而無功。制秇七篇。有何功于人

心世道而名以此成然考之敷奏以言又非此不足以著士之名名也者知遇之榮名之假者也釋褐之後便有服古入官之責功先于名故有清廉之功而後可得清廉之名有賢能之功而後可得賢能之名名也者附其實之謂名之實者也學者務成其假而不克力求其實所以讀聖人書作文時亦能代說聖人話却不肯學聖人學以故擀取富貴而不能保其終身在富貴中行種種不善之事皆爲此四字看得不明若謂天地間那裏有功名富貴中人講得聖賢

學問的理。將堯舜周孔非聖。而巢許沮溺丈人輩爲聖學乎。秦火而後。修明者。如董仲舒。楊子雲。鄭康成。以及宋之周程張朱陸。與明之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龍谿緒山。諸大儒。俱皭脫軒冕。塵視科第。而迂談酸說乎。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此猶曰子輿氏之說尼山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非吾子之自謂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非吾子之教人者乎。仰如三子之兵農禮樂是。則曾點之童冠咏歌非。曾點之童冠咏歌是。則三子之

兵農禮樂非。諸賢作何意會。須知三子之答夫子。各從知處以陳言。如文章家之正派。曾點之辟言而鼓瑟。舍瑟而言沂水春風。如文章家之奇派別派。夫子正聽到兵農禮樂。極熱鬧場中。忽聽得曾點瀟瀟洒洒。如不衫不履于鳴珂佩玉之間。不覺爲之喟然發歎。其實原不曾說兵農禮樂的不是。所以曾點再問。而夫子各說到他爲邦經濟處。夫子是聖。故可以兵農禮樂。亦可以童冠咏歌。曾點未免爲狂。故當對不對而鼓瑟。當對知對以。而對沂水春風。此是他狂處。

夫子聽到此。只知此之可樂。而並忘其所微若在知。此聖之所以爲聖。曾點却因與而後。且以提衡三子。似此提衡三子。却又不是先時春風沂水的意趣。此狂之所以爲狂。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這是說書之法。至于將來作功夫用。則又不然。經生家謂曾點得素位之意。夫一堂言志。唯此數子。童冠在何處。舞雩沂水在何處。不特兵農禮樂。是打未來帳。連童冠春風也。只是想像到行歌互答。作一幅圖繪山水耳。何位之可素乎。只爲他說得感熱自然。有夫子

老者安之三句之意又說得忒煞受用有夫子疏水曲肱之意所以與他故曰有曾點春風沂水之意而後可以建三子兵農禮樂之功有三子兵農禮樂之經綸而後可以具曾點春風沂水之胸次吾賢直將曾氏子之童冠咏歌實落受用為今日做舉業的格式以取功前之名直覺得讀書作文都是風雩浴水行獻互答之事看取後來兵農禮樂無一不取之裕如而遂成功後之名即使運數不齊機緣不偶這舞雩沂水不曾減卻春風童冠行歌不曾負我知也這

便是實落工夫。爲眞正聖學也。孫光烈出座。因請聖學下手之功。先生命復坐。示之曰。若問下手之功。只是以聖學去做舉業。莫把舉業去做聖學。光烈曰。畢竟下手如何。先生曰。不出某平日之所謂明善。明了善。便是眞正聖學。自然做得好文字。將來亦自然做箇好官。功名也是眞正功名。富貴也是眞正富貴。光烈曰。這便是陽明致良知學問一般。先生曰。然。但致良知。只說得明字。某特指出善字。陽明如登浮屠者。由最下一層。登到絕頂處。不極頂。不叫致知。某之明

善。則如立定在浮屠絕頂處直看其下。覺得歷歷分明。更無有與他齊等並肩而立者。故明善要明到萬善同歸之極處。萬善同歸。豈非絕頂一步。到得這裡。連善之一字也着不得。光參曰。此只是知。如何得行持有定。先生曰。只怕不知。不怕不行。夫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弊病原在知處。若是知得極真。中間力量之淺深。功夫之疏密。且自由他。況善之源頭不差。其餘小有差處。卽聖賢亦不能無。試觀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便知聖賢亦有未能盡善處。切不可因求善之太銳。見偶有不能盡善。而便自起狐疑也。此箇至善之體。人人都有。在聖不增。在愚不減。天下不特聖賢是善人。連盜跖都是善人。何也。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畢竟有畏死之意在。幾曾見做強盜的。說起犯了。不害怕。說起有人蹤跡。不知道者。只此害怕知道之一念。便是懷刑的君子。便是真正聖賢的種性。其所以爲盜跖者。習也。非性也。人又有生下來孩子。便剛狠悖戾者。又是天未命以前習氣。非旣命以後之習氣

也。光燾曰。未命以前。如何得有習氣。先生曰。未命以前無習氣。君子便不須明善了。未命以前就在如今這一刻。習于善。則既死之後。帶去的習氣也是善。那時與天命相承處。如以滄海水涵明月。習于不善。帶去的習氣亦不善。那時與天命相承處。如以溝渠涵明月。天命之性。那有不善的。有不善者習氣也。光燾曰。此即輪廻之說。先生曰。不然。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原是吾夫子之旨。貞下自然要起元。死了自然要生的。不然。是一死便休。成斷滅之家。何以謂之原

始反終也哉。故其常曰。求命以前。心在性之前。既命以後。性在心之前。非聽說也。此又即其平日去荊棘植芝蘭之說也。然要知得此性不特在人是善的。連禽獸也是善的。虎最毒。不忍食其子。狐最妖。猶悲兎之死。鴻鴈知義。蜂蟻知有君臣。何一物不善。先生曰。這但是人物之性同源處。先生曰。然。萬物皆備于我。只是與我同體。同何體。同此善體也。不明到這裡。如何同得上來。如何備得上來。先生曰。明善工夫。又如何做。先生曰。吾賢問及此。便非與衆共之之事。此一

席話。衆人共聞得。若有箇啣嚼的。當下領取。直見此義之本來。不須起爐作竈。若其末也。少不得要將自已平日氣稟之近。與好樂之偏。細說一遍。然後與賢一箇氣質相應之學。如夫子以仁誨教。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各來請問。各有箇仁字的學問還他。不成只是一箇仁字。與一箇法則。硬楔將去。如禪林野狐涎止有一橛頭。別無活人一路也。須知這便不是他家好手。而謂吾儒不有因人而施之一法乎。即如今日語賢以聖學做舉業。莫以舉業做聖學。這便是因

舉業而有之一法。豈拘拘于一定之論哉。雖然。其亦嘗有箇一定之法。所謂四禁語是也。比如吾友說我能明善。其何由得知。須是不論箴銘頌說做得一篇。一不許涉經書現成語。一不許涉宋儒理學語。一不許涉吾儒註解語。一不許涉禪客機鋒語。日將此四禁。列在眼前。如四片版。堵將起來。外將繩索緊緊纏縛。只塞得一些氣息也無。一些動作。都使不得。久久儘力一掙。繩索俱寸寸斷。版片都寸寸碎。自家頭身一躍。跳出禁外。蓋天蓋地說去。如風捲殘雲。無一字

無一句不說到至善之本體上。管取你一舉一動。一步一趨。無一不是善之絕頂極則。所謂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吾友能此。便知道其之所謂一定之法。是有活人的路。不是死死捉人。入墻壁裡面立也。若其不然。少不得向氣稟之偏處。討相應之學。男覲微紀

自涵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箇大人分明是個擔當世道的大人了。如何說不失赤子之心。孟夫子說箇性善。而先生往常教人。諄諄有曰。心在性之

前。性在心之前。夫性無不善。而此性前之心。却未必箇箇是聖賢。依先生說來。孟子只該說不失赤子之性。如何反說不失赤子之心。豈赤子之心。有善有不善耶。先生曰。此問極妙。蓋有性前之心。所謂稟受天命者也。有性後之心。所謂有物有則者也。既謂之曰赤子。便是出離干裏之時。早已非天未命以前之事。此時去天命以前未遠。此點虛靈。全是天命之性用事。無些子意必固我。全未落喜怒哀樂之後。過此以往。都是習氣邊事。所謂不失者。不失此一點本來面

月。豈是不失那未命以前在性前之心乎。論心說到在性前。只要人認得此點稟受天命之物。原是我自家的。就在平常日用。動作云爲之中。爲甚麽不自家警策。作箇承受維皇之美種。此其所云性前之心。孟夫子說不失。非欲人之不失乎此也。性只是此心中所受于天之理。心是吾人之虛靈不昧。所以不曰不失赤子之性。而曰不失赤子之心。自涵曰。不失之工夫當何如。先生曰。失字不對得字說。緊對失字說。爲人都是失却此心的。要作大人。只是不失此心。大人

也不是正巳物正之大人。却是養其大體之大人。誰人不從赤子時長大來。却將自巳原來最初之一念失却。若盡人不失。盡人都是大人。而無奈其自有而自失之也。孫丹扶曰。揚食我生而便作豺狼之聲。是又何也。先生曰。道是習氣不忘。是以極不善之習心。禀受至善之天命。雖然自巳習心是極不善的。而一受維皇之命。如銅鐵入爐冶。一點以丹鉛。亦自成至寶。所以向來極不善之習心。到此也要消歇一晌。而又未與後來之習氣相交。此時此念。常保不失。便是

聖賢。奈何過了此一時。笑與之習笑。語與之習語。向來習氣。與後來習氣。又混作一處。所以將天命來。純粹至善之體。一旦失却。不可復尋。故赤子之心。無有不善。而習却有善有不善。天地間。惟赤子無習。雞犬無習。故赤子之啼哭。不論齊楚吳趙。以及薄海內外。皆無異聲。少知學語。便有分別。雞犬無習。故鳴吠之聲。四海無別。其之所以教人明善者。正欲人把這眼前的習氣習心。都造到無一不善處。以便將來天人交接之時。做個滄海水涵明月耳。不然。明月落溝渠。

豈不亦可歎哉。　翁自涵紀

聆之問昨讀金臺社講。內云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已讀萬壽宮語錄。內云未命以前。心在性之前。既命以後。性在心之前。心與性。是一是二。且未命與既命一耳。何以心忽在前。又何以性忽在前。先生曰。明德是心體。蓋就明字上看出虛靈不昧。非心而何。至善是性體。蓋指萬善同歸之極說。萬善同歸之極。非性而何。未命以前。有禀受乎天之具。而後天命有所施。禀受者心也。預先作承接天命之基。非在性前乎。

既命以後。應事接物。都要性作主宰。沒有則。物何由各正其性命。不有性。則心亦可爲善可爲惡之具。何以能止于至善。非在心前乎。鞈之曰。畢竟是一是二。先生曰。未命以前。性在天。心在人。性是理。心是靈覺。說不得一。既命以後。性是心之主宰。心是性之作用。如朱子饅頭餡子之喻。說不得是二。然朱子謂性如饅頭的餡子。畢竟先有了饅頭的皮面。然后方入得餡子。豈不是心究竟在性前。不知性既命在人心。如水結爲冰。心將一性。散爲萬殊。如冰化爲水。冰之與

水。是一是二。幹之又問蒙示心性明矣。敢問存養之功。先生曰。性賦在人心中。如鹽投于水。盡一盞水。都是鹽味。鹽却已化爲水。功夫那得再尋出個鹽來做作。只好在水上去着精神。所以心說得個存字盡字。性只下得個養字。門人張幹之紀

用礪問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他日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仁既爲天之尊爵矣。何必又增出義與忠信。乃稱天爵兩處天爵。是一是二。這是第一問。至于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似亦可疑。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此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如孔孟則修天爵而人爵未必從之矣。此是第二問。至于今之人修其天爵。亦終必云。夫修天爵以要人爵。固不如古人之純。然世人汨沒者多。何嘗曉得修天爵。若肯修其天爵。也是樂善之一念。便就是他好處。正該因其一念而誘進之。如何反斷定他終亦必亡。此是第三問。先生曰。聖賢立言。各有旨歸。亦各有來歷。如尊爵一章。是爲擇術者發。以見擇術者。不可不處于仁。故单說個仁字。天之尊爵四字。緊對術字說。此

處是對公卿大夫立言。故兼說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理未嘗不一也。且兩句中要着眼看個善字。仁義忠信。即所謂善。知得此處即是善。而樂之不倦。即是尼山之蔬水曲肱。顏氏子之簞瓢陋巷。何等受用。故曰天爵。就此樂字中。便可想見孔顏樂處。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其視人爵為何等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固是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就在孔孟當年。何嘗人爵不從。毋論聖人為百世之師。即如孔子轍環天下。何邦之君。不奉政以相從。孟子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亦可謂之君。不失踞而請教。止因難進易退。有得天爵一般尊貴。非人爵之不從。自不肯苟從人爵耳。但若爵亦必亡。這亡字當作亡失之亡。不宜作有亡之亡。蓋為他彷時也知道修天爵。但是念頭。原從人爵上起。及得人爵。便將從前那一念。不能善自保守。所以竟亡失。翁仲千曰病痛總在棄其天爵一棄字。若不自棄。安得亡失。先小曰。這有得絕妙。他既得人爵。便要棄天爵。待得天爵一棄。並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亡。到底要不將來。豈

不可畏。這正是孟夫子急切喚醒人處。較誘進之心。爲吏甚也。門人朱用礪紀

彂嵩問居天下之廣居。註以仁義禮貼廣居正位大道。是否。富貴不能淫三句。說居立行了。自然如此。還是說居立行了。又要如此。先生曰。此書句句是對儀衍說。不必作孟夫子自家招認到身上來。便把孟夫子看小了。景春誇儀衍。說他喜怒動關天下之安危。看得恁般廣。恁般正。恁般大。不知他全然自家做不得主張。只平心去一看。諸侯不怒。他敢怒否。諸侯不

妾居。他敢安居否。只是別人着眼在諸侯旣喜怒之後。他却能着眼在諸侯欲喜怒未喜怒之前。刻意揣摩逢迎。所以做出來人。又說是他的喜怒。此眞妾婦之尤者。故孟夫子以妾婦二字來描寫他。而後說出大丈夫的行徑來與他看。廣居三句。只閒閒說出處處對儀衍看。不必補出仁義禮來。儀衍在當日。堂高數仞。居非不廣。在有道者看他。一舉一動。時刻要揣摩人主。坐在上面。如芒刺針氈。位非不高。而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其先得此位也。不由于正。其後立此位

也。又不能持守其正。高視濶步。以恐駭天下人。其實一舉趾動足間。都要逢迎人主。豈如自家體備聖賢。直覺得海濶天空。守天下之正而見天下之大也。何以能此。只爲他有志在。所以學者。先須要立必爲聖賢之志。此志得則與民由之。此志不得。則獨行其道。大丈夫胸中。只有個百姓兩字。除却百姓。便要立定自己脚跟。儀衍心中。何曾得有百姓。只有個能富貴我的人主在耳。有何物可與民由。何道可獨行也哉。無怪乎處富貴便要淫。處貧賤便要移。處威武便要

屈也。大丈夫自立處。全在于志。居立行。是志原如此。有了此志。便是自家靶柄。一切事。都從此志中出。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是自然如此。若說居立行。必要如此。逮居立行。都不穩當。都自家做不得主。豈得謂之有志之士。而自命曰。大丈夫也哉。故士貴先立志。

門人高發倫紀

庭桂問夫子不居仁聖而自任爲誨。豈有其實而辭其名與。抑聖人望道而未之見與。又抑豈恐人畏聖仁之難而姑以是引進後學與。先生曰。是夫子實實

見得如此。夫子只看得聖人兩字。如此其大。如此其難。故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大聖賢必不周旋人。君子道四。丘未能一。君子道三。我無能焉。都是此意。若謂辭其名。便落周旋了。望道未見。亦是人贊他如此。若曰恐人畏難而姑為引進。便是誨人之倦。另作一難法了。豈其然。庭桂曰。公西華何以不能學。先生曰。公西華亦實實見得如此。不厭不倦。夫子說得來極平常。正惟平常了。一毫學他不得。不能學。不但在為誨處。尚為誨兩件。撮在一處看始得。庭桂曰。學者徒從

日用事物上求。又恐做工夫沒箇主腦。先生曰。從日用事物上求的。是那一箇。便是主腦。立起此一念來。便是仁聖的根本。日用事物。不用去求。都是聖仁的作畧。不厭不倦。都從此中出。庭桂曰。桂雖不敏。亦冒向心上討求。只是私欲雜乘。隨克隨復。未免有克不勝克之病。先生曰。說向心上討求便不是。心是何物。向上討求者。又是何物。豈不是兩箇心。所以克不勝克。此是原憲的學問。宋儒曰。常使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所謂人心道心。蓋分天理人欲說。若真

能明善。直見了自家本心。便如明鏡止水。杲日空懸。有甚麼天人之分。與克復之契。庭桂又曰。明善亦各有箇分量否。先生曰。自然分量是不同的。聖自是聖。賢自是賢。所見亦各自有分量不同處。此點虛靈。從繼天陰騭之時。承受此理。此理在天命示來。如雨澤滿盆。以椀盛之。則爲椀。以甕盛之。則爲甕。以江河湖海容之。則爲江河湖海。器雖有大小。總是承受雨澤的淨具。絕不似以不淨之器。盛雨澤也。庭桂曰。此點虛靈。既是吾人本有的。便應常在天地之間。何以堯

舜之後。再無堯舜。湯武之後。再無湯武。先生曰。世道如江河日下。人心亦然。精金入大冶。縱無變色。亦須少有消減。煎爍得幾次。亦須減却幾分。在精金且然。而況金體之原未純粹者。所以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聖降而賢。大賢降而爲小賢。言至此。眞是可恐懼。安得不修省。庭桂曰。工夫在求明吾善。但恐明而復晦。得而不能守。先生曰。只是未曾明。未曾得。若是眞眞如顏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豈有復晦不能守之理。故知不能期月守。原是擇得不精。

非是守得不固。門人史庭桂紀

五章問生死之于人大矣。孟子說舍生取義。斯道有何人承當。不知這生是可舍的。還是不可舍的。先生曰。能取義便是承當斯道。不是取義者。必要舍生。有了義。方看得生死二字清白。孟子不是與人說死的道理。正是教人以生的道理。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必于仁人之上。加志士二字。與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同。蓋主氣節一邊說。此書則專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故提出本心示人。義者合宜之謂。可以死

可以無死。便不須舍生。到得舍生。聖賢必斟酌詳慎。到萬萬分無復生理、方纔舍而取之。如殷有三仁。比干便是舍生取義的、微子箕子。便見得此生可以不舍的。然亦不傷于仁。彼亦只是以義去酌量。兩人生法。全從義裡出來。故人之有義猶。物之有權。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正是失却這個分兩的主宰。此箇主宰。在何處。就在吾人自已本心中。彼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一鄉此心何嘗不明。只爲平日把禮義兩字。看作襲取得的。却不知禮義原從吾心中出。鄉爲

身死而不受。不是看得生死了然。只是簞豆小了。動他不得。若是萬鍾。便呼蹴也受了。故以鄉之不受。來形容他後日之受。而直指爲失自本心。其立言之初。說舍生取義。便將生字對末節身死的死字看。義字對末節不辨禮義的義字看。原是痛絕此輩人。豈是盡教天下人以死法也。學者亦莫把自家看得大低了。亦莫把世界看得江河日下了。只觀春秋戰國之時。君臣士大夫所爲。如詩與麟經所載者。豈是如今人幹得出的麼。則知當日所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日。

亦必不是如今人這般行狀。程子云。古時取士有體如公孫弘。猶是強之使出。今日取科第。則自家懷挾筆硯。去就試矣。某謂此語亦未必然。制科取士。原是朝廷勸爲功令。王土王臣。豈有不循功令的道理。且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售與不售。不曾乞哀昏夜。在有志者。尚存有一箇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的意思在。只要學者看平日自家立的地步何如。若是眞正立志做聖賢。便應試事。亦不曾損却聖賢那些。若不立志做聖賢。便高語閉門。恐亦是終南捷徑。即如公孫弘

這樣人。居官矯飾究竟為故人所暴白。某恐怕連他前日強而後出。莫不也有些矯在裡許。故做聖賢學問。只要一真。如程子論仕進之法。未嘗不好。若遂以公孫弘為榜樣。某恐合論其人之始末。本心亦尚可議在。某非論世之刻。只是要學者自認本心。事事集義。把生死兩字。看得歷歷分明。方是真正聖賢學問。

門人張五章紀

光衆問行之而不著章。凡人饑食渴飲。晝作夜息。莫非是這道理。聖賢也每每為人明白道破。何以漢唐

千餘百年。遂無一人聞道。直至宋濂洛諸儒。始開絕學之傳。先生曰。吾賢試自已體認一番看。畢竟是甚麼緣故。艮久之。先生曰。漢唐千餘百年。雖無聞道之人。而此道未嘗不在天地之內。先生曰。然此之謂人能弘道。然究竟當此之時。求弘道之人而不可得者。實實有兩種緣故。唐虞以後。武周以前。此道在君相。治法便是心法。不以言顯。故人亦不言道。孔孟以後。道在師儒。祖述憲章。都成心法。不得不把二帝三王之淵源相接者。和盤托出。在日用常行庸言庸德之上。

說得太明。故人益看得太易。所以便成不著不察之事而不能弘。一也。秦火之後。孔孟之精義不傳。其後伏生孔安國。鄭康成諸儒。雖能誦說孔子。戶戶相授。然所授者。平日章句之學。不曾于六經中講求自已身心性命之事。與聖聖薪火不絕之傳。黃老諸書。未經秦燔。攻治者多。故文景以前。任用黃老。明帝之時。釋氏流入中國。其說迂談生死。高語性命。嗣後再熾于貞觀。蔓衍于梁武。遂以吾儒之學。爲治世之書。而二氏之說。居然據身心性命之一席。二也。有此兩種

緣故。所以斯道不能昭著于人心。而實未嘗不昭著于天地。宋濂溪周子。直從六經中。圖繪出無極而太極之理。著爲太極圖說。以明人物之故。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而揭其存養省察。盡人合天之事于易通。又有邵堯夫。張橫渠諸子。互相發明。而兩程子。得濂溪之學爲最著。于是孔孟不傳之秘。經千餘百年。而始昭著于天下。此斯道絕續之大端也。至于孟子所云行著三句。不宜開說。須是一串看來。吾人自穿衣喫飯。與夫日用動靜云爲。那一刻不行着這個物事。只

是無形迹朕狀。可以着現出來。此處一察。便曉得吾人終日在道中。斯道終日在人動靜云爲之內。便知得我所行處便是道。那裡有不知的。柰何人之習矣而不察何也。又何怪乎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衆乎。若在異端。便有許多做作出來。如煆煉金石。及陰陽男女。與夫破壁空行。一葦飛渡等事。皆從個着字上着脚。所以唱爲邪說。逢人便說是有道。是得道。而究竟自陷溺其心于彼之所謂旁門。所謂外道。而不自知也。故不特吾儒之外。有異端。即異端之中。亦有異端。

而斯道愈不明矣。若諸友肯向某問吾道之着處何在。少不得對諸友說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是之謂中庸。是之謂易簡。是之謂教天下學者。脚踏實地。

門人孫光縣紀

燁曾問仁者先難而後獲。他日夫子對樊遲曰。先事後得。先難卽此先事否。據程子說。先難爲克巳。獲便是天下歸了。則對顏淵如此說。對樊遲也如此說。何以見夫子因人發付。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楊子

雲說耕道而道。獵德而德。是之謂獲。饗仁有何難處。樊遲有志爲仁。夫子方且誘掖之。獎進之不暇。又說先難。何與。先生曰。難對仁說。事對德說。德乃統名。仁是德之一端。故一般樣仁字。有指該備衆理說者。如仁爲衆善之長是也。有指純備一理說者。如仁知分言之類是也。問崇德該得仁字。問仁兼不了德字。于仁說難者。葢爲樊遲屢屢問仁。原看得仁之道是難的。故夫子教他就從難處先將去。于德言事者。兼崇字看。德有何事。崇德便是事。然要曉得對樊遲說是

如此其實學者立必爲聖賢之志只怕不肯把來作一場事去做若當場事做隨做便有效驗那裡有個難的若以爲難孟子却道個事在易而求諸難若以爲易其實亦好一難在惟學者用力既久方討得個消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只是畏難則不可也樊遲學稼圃先生平大抵可見原不是不立志作聖賢者只是做得沒效驗便要歇手此之謂正心謂助長故夫子毎與他言便說獲說得若對顏曾必不恁麽說程子之言是我們後來學者將夫子之所說打成一片

看作個一以貫之。謂是如此耳。非夫子當日之旨也。欲仁斯至。是理欲之欲。非要那仁來仁便來之說。則其平日已言之矣。楊子耕獵兩字。甚不安。道是何物。德是何物。纔說道德。早已不是道德了。切莫刻舟求劍。樊遲平日看得仁字難。爲仁之道難。夫子就在難處接引他。正所爲誘掖奬進。若他平日看得難。夫子却要與他說向易。便是對治鍼砭。不是誘掖奬進了。可見天下無難爲的德仁。人自求之難耳。天下亦無不難的事。人自畏難耳。若不畏難。便打點一副精神

去做所謂立必為聖賢之志即所謂深造之以道也君子為甚麼深造只求自得之得須自得方能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學者平日工夫不向自己當人之身做縱有所得亦是同于耕獲獵取故造惟深造得方云自得若自家實實無所得縱人見你行得有合于聖賢處自家信不過終是沒幹故漆雕開說到吾斯之未能信先儒謂之已見大意正謂此也吾道豈諱言獲哉

門人馬燁曾

徐致公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赤子之心可便

是無極而太極否。會琅亦正問無極而太極。如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明明是立下一個標準。必要說到無極上。是何也。先生曰兩問正可合說。赤子之心。謂之太極差可。謂之無極則不可。觀周子太極圖說。則赤子明明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後。方且去太極遠。如何說得無極。其謂之說太極差可者。蓋謂萬物統體一太極。則是陰陽待生。男女待成之物。一物各有一太極。則赤子之心。便是赤子之太極。豈可曰無極乎。若要認得無極。惟須理會程子所云。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便能親見周子之所謂無極此一句便足朱陸異同原本陸子之學提于朱子自不須說然此段同異却是陸子靜的不是其說始于子壽誤認無極是有義謂的遂說易繫止云太極爲何杜撰出無極不知伏羲文王一畫一繫亦並無太極字樣太極兩字是夫子從周易中逆推至伏羲一畫未有之始劈空悟出這個道理遂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濂溪又從夫子太極二字中窮究發揮亦劈空悟出這個道理遂云無極而太極至矣哉朱子之言曰其所謂

無極者。猶云無這光閃閃的物事。而八反謂有這光閃閃的物事。亦獨何哉。若謂除了杜撰。連夫子太極兩字。亦是杜撰。並伏羲一畫。都是杜撰乎。學者須知極字是天地間只此個陰陽的道理。此個道理。推原到此處。眞是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所以說個極字。猶不足以盡之。而又加一太字。豈可以建極極字。溷作一樣看得的。學者只須體認極字上。一個說太字。一個說建字。便知道一個是死字。一個是活字。此字看得不明。所以修煉之家。着在光閃閃上。人人執定

一個太極圖。遂生出許多能虎鉛汞。種種怪誕名目。轉相傳授。秘爲至寶。眞可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瑕曰。夫子作圖書解。以文王後天方位。取配洛書。然當日大禹敘疇。連山首艮。周易則以首乾。同一洛書。而兩聖所見。何以各異。先生曰。夫子曾云。易不可爲典要。善易者。于六十四卦中。隨取一卦爲首。亦無不可。且無論三易。卽房楊京焦之學。與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何嘗不各爲一家言。而究竟與易理不相悖。又且不論儒。卽一切小數。皆本大衍推測出去而莫

不有驗。總之易之道大。用之輒玅。非拘拘之說也。文王當日。實見得伏羲先天卦位。至此不得不變。所以取長子去用事。長女去代母。而爲帝出乎震之位。其間陰陽消長。恰恰與洛書之數相應。故某取而配之。亦只是其見得如此。非謂文王當日。實實如此也。連山首艮亦從羲易出。不從洛書出。大禹序疇。則實從洛書出。不由河圖出也。某平日讀周易而不能盡其精微。讀箕疇而不能窮其奧義。深信禹文兩聖。精義玄邈。至于連山歸藏。文義淺薄。不如周易箕疇之玄

與深恐兩易多是傅會之偽書必非禹湯之本易也
艮曰周子無極之說洵是一掃沾滯得毋隣于禪家
無字之意乎先生曰此間微細分別非賢等所知須
是于吾儒道理真知灼見無少可提惑然後去看他
家的書則知他家之所謂無者從吾儒中出直要丟
得如彼之所謂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故學者到這田
地絕無巴臭丟得到七八成只是個豁達空只是個
顢頇佛種養成叢林中一派杜撰禪和誑惑吾儒中
認光影鬪機鋒學門庭施設的昧心漢一些也無實

落得力處。到得生死臨時。一場手作脚亂。怎麼做得到知生知死。朝聞夕死。總不如周子之所謂無者。直與周公之所謂無聲無臭。孔子之所謂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一線穿却。其間得力處。歷歷分明。毫髮不爽。這是怎麼說。爲他平日有戒慎恐懼的人在。此事須得賢等自求自信始得。亦非某所能授也。 門人姚琅紀

戴巖華問誠字與善字有分別　而在誠之先。誠在善之後。善是本體。誠是工夫。所以先要明善。

又問畢竟如何是腔子裡。先生曰。直須把此身放在天地外。

先生一日看象山語録。至生于末世。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須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因喟然曰。我前日在辟雍。與諸生論孝弟。教他從學文上做。正是此意。故曰。

夫子當日從行說到文。我今日直要從文說向行。數百年先後。乃有同心。

戴巖笋問致知之學。何以必先格物。先生曰。此個物字。從物有本末來。物既有本有末。則事必有終有始。若不曉得個先後。豈不在末終上着精神了。格之者。于衆物中。格出個物物之本來。既得其本。方謂知先若不是求本。格他何用。

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此老得力也在此。支離也在此。得力者。謂學者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語眞正親切眞正着痛癢。不是此老身體力行。安能說到這裡。其所謂支離者。只爲白已割裂。無論古大學。不宜如此分截。卽就他考訂綱領條目言之。綱領止三。條目止八。不聞三綱八目之外。別有本末之當釋也。旣要釋本末何以不釋終始。

戴巖犖問禪與吾儒之分。先生曰。只爲他少却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之意。戴問其旨爲何。先生曰。他不以此教人。要硬踏在一畫未有以前。做得來便爾出格。做不來便落莽莽蕩蕩了。吾儒有這個把柄。縱到做不出脫時。亦自不甚差遠。戴曰。此節與自強不息之旨何如。先生曰。此節是說功夫。天行健是說本體。天行健是通體一箇乾德。此則從九三中。看出箇乾卦之通體是天行。故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法之。以字中有明善意在。乾乾夕惕。正是誠身。學者做工夫。但遇聖賢文字。俱要打轉在自家身上。即如此卦。乾元

亨利貞。是此身未具以前。此善原圓滿具足。初九則在天命以後、渾身是未命前龍德之體。今未落在用處。玩潛之一字。便有九五天飛之氣。却會處潛、不似他釋迦佛子。纔脫包胎。便要指天指地去也。九二則在稍長之時。龍德已見于外。爲在田之象。九三則在成童舞象之後。此時克念便作聖。罔念便作狂。所以乾乾夕惕。保攝此龍德。及至九四。則保攝功深。涵養已到。但體氣未充。如龍在淵中。未嘗不躍得起來。只是飛不將去。到得九五。則道明德立。渾身是個乾體、

故爲天德正中。至于上九。則在趨暮之年。此時恰好復還潛龍勿用之初體。所謂七日來復。貞下起元之時。若尚恃此龍德。則爲亢而有悔之象。這等看來。乾之六爻。總統是個龍德。惜無一字冠于其首。則全體大用。不能動與吉俱。故周公酌準天數。用九以冠其首。而乾之大用出矣。學者如此理會。便覺周身是個天行。那得不乾乾夕惕。

姚弱侯問豫卦大象如此其吉。而六爻不甚吉。文周父子。各不相蒙何也。先生曰。請以吾子所見辨之。姚

解如義先生曰。此象山所謂文章一道也其則不然六十四卦中爻象吉者十之三。不吉者十之七。卽如乾卦六爻。豈能皆九五中正哉。豫之大象咸吉者。爲全體是個豫。得豫之全體。那得不備吉。至于爻象。則各分豫之一體。分則有吉有不吉。卽如一物在此。全得之則完美。分領之則虧欠。六十四卦。莫不皆然。不特豫之爲道已也。故曰。學者明善須是得全體大用。姚弱侯問從前大儒許多路徑。各各不同。先生曰。前乎此者。要各把一條路。堵絕別人路。僕今日接人。直一

教他各行各路、只以到得這裡爲歇脚、故曰、家家有路到長安、雖然、不若一脚踏定長安、指點天下人水程更妙。姚曰、何爲一脚踏定長安。先生曰、只教他明善。此善是四方之極。任他千岐萬派、都要歸在這裡。姚曰、此善如何明。先生曰、要他一句說透、不得影響尋思。纔妙。

戴巖举問天下萬事萬物俱有根本。何況學問大事。今之學者、憚尋源頭。只向枝葉上做工夫、故愈差愈遠。若是作聖賢事業。只粗淺摩娑。便可了事。中庸何

以云孔門傳授心法。先儒又何以云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耶。逐末忘本。不知起手受病在何處。先生曰。此有兩種弊病。其一是向枝葉上尋求者。其一也知尋覓根本。却要向師門喉下取氣。不知伐樹者樹倒尋根。必須自家尋見。不是聽人說在那裡。便向那裡去尋覓得的。日向人前覓生活。無惟乎覓得則猛。覓不得則粗粗打發過去了也。只如吾子云孔門傳授心法。果傳授個什麼。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是家指個什麼。此兩處會得。處處是根本。此兩處不會。

處處是枝葉。如何起手。即此是起手。受病何處。即此是受病處。若謂不是病。任他說到孔門授受。舜禹遞傳。終是數聖人的。自家好沒干涉。此病在裏。不在表。若非自知痛處起手一針。必不能見孔門傳授。舜禹遞承。都是替我下註脚的。

再問先生直指根宗。喚醒迷謬。覺二氏家學問。俱是平地上起堆。但這件事。說得到。用不到。終不是全體大用。學者必如何用工。方能使信手拈來。頭頭俱是。

先生曰。此問雖是善討受用。却早向平地上起堆也。

旣曰說得到。那有用不到的說。便是用了。到得用不到。卽是說不到。天下有說得親切。而不能大用見前者。還敎說得到乎。須知全體大用。不是分開得的。體便是用。體全便是用大。請問吾子。體是個甚麼。此處會得。信手拈來。無處不是。豈于本體之外。更有一番機用。以斷制一切耶。

一長者問其年紀長大。此時從何處下手。先生曰。少年的人。須辨必爲聖賢之志。老年的人。只要信得我當下無非聖賢。從前五六十年來。偶有錯悞。回頭一一

思。若是決意要作的。是爲不善。此時從根底遏。一刀剷斷。方無復作之理。若是我無心作的。是之謂過。此時急與改圖。聖賢學問。千言萬語。無非要人遷善改過。能改過。則自然遷善。既能遷善。則當下便是聖賢。曰。還須指引個源頭。並日用遏着脚處。先生曰。只須曉得立命。立命之功。無非明善。明善到人性原來無有不善。便是至善原來的眞本體。常存此念。便是日用遏着脚處。又曰。功夫如何做。先生曰。靜處做工夫。動時便不得力。此年富力強之學也。若與高年的人說。

除非身主靜。每日晨起櫛沐後。閉門焚香靜坐。一切游情妄念都泯。直提起個性善二字在心目間。少不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都從此際看出。午後亦然暮晚復然。其餘則是吊題風月。傍花隨柳而已。問十五十年間亦知道說求放心。然不知是放心何在求。先生曰。切莫錯看。孟子本義。原是以求放心來指明學問之道。非是說做學問的人。當用求放心之功如云學者當求放心。吾恐心之本源不明。還你一面放。一面求。一面方求得來。一面又放去了。將求之何

時何事而已乎。徒自役役。全無本領。宋儒坐此者儘多。切忌錯會。又曰。性是天命的心。是自家的。義亦如何。曰。此原是說破不得。須人自己悟到這裡。方纔得力。然畢竟要說。只須看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稟者。若普天之下。沒有這個地。憑天降下若干雨露來。一切物。從何處生起。旁一老人曰。此即釋氏所云含藏識耶。曰。你說他言藏識。是好的。是不好的。老人不能對。先生曰彼所執者。生生死死之本。我所指者。生生不息之靈。彼所謂藏者。有善有惡。我所謂靈

者。至善無惡。故能受陰陽五行。具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妙理。豈輪廻生死之本哉。

戴巖華問讀易之學。先生曰。孔子讀易。是從六十四卦中。順讀將去。悟出逆數之理。今不妨即以逆讀之。問何為逆讀。曰。直須先熟上下繫辭傳。後觀爻象。豈不是逆。又問讀一卦。必有一卦之本否。曰。只看他爻中。各有陰陽剛柔。一落剛柔。便分善惡。却取其中正者以為學易之本。故周子曰。性也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雖然。却要尋下手用工處。如乾之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惟九三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善于法天。二與五之剛健中正。則位與德之故。非君子學問之事也。且吾子看此爻何如。戴曰已明白說乾乾兩字了。曰果爾是有息。非不息也。乾乾是日裡事。夜裡不成便罷。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且健者非強壯之謂也。乃疾走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一日一夜。遶一周而過一度。何有一刻停息。故曰行健。君子法之。豈其能然。直須自強不息而已。乾乾惕厲自強之義也。終日與夕。其不息之謂乎。

戴巖犖問河圖雒書理數如何。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皆從圖書中。悟出天地之理。以盡萬物之情。而備參賛化育之用。至于數。則又從此理既著之後。悟出相生相尅之用。以盡卦疇之蘊。人只知卦與疇皆數也。而不知兩聖人之則之者。從理透出。非從數筭出也。今且就理上去窮究。理既究心。則數亦可通曉。而究竟數不出理外。以數有定而理無窮也。有定者。不可轉移。若使窮理到極處。却能轉移乎數。是以君子窮理不窮數也。

戴巖牟問乾卦之一畫。與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禪門所謂萬法歸一。是同。是別。先生曰。聖人立言。各就一時發揮出至當之論。絕不互相附會。乾之一畫。是陽之本體。君子以之象天。後來凡在陽者。俱從此出。凡屬陰者。俱從此分。孔子之所謂一。却是活字面。一事有一事之一。萬事有萬事之一。隨所貫處。都有個貫的物事。不是將一個死東西。貫盡天下事事物物也。未與事接。此個貫的物事。寂然不動。一與物接。此個物事。感而遂通。切莫作實道理會。亦莫作死道理會。

至于禪門之所謂萬法歸一。是就萬法中。立起一個標準。以掃除一切法。然隨立起。隨卽賍却。並此之所謂一。亦卽掃除。所以曰一歸何處。這等看來。是彼之所言者。以一空萬。更以一歸何處空一。逼迫人到淨躶躶的田地。不得到家則流入爲莽莽蕩蕩。吾儒之所謂一。則認定事事物物。莫不有自然而然之理。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空不了的。何也只看建此萬法歸一者是誰。任他萬可掃。一可掃。都在此兩句外。建立此兩句宗旨者。不可掃。此却是一

以貫之的真面目。吾儒此着。應占在他兩句之前。聖學不明。反使吾儒占作他第二義。豈能見聖學者哉。亦可悲矣。

王念尼問今日談學問何如。先生曰。如寡婦下堂。既到人家。便想去講求生理。以井曰蓋失德。若一味任性做去。恥辱無所不至。只是不自已蓋慾耳。故談學問于今日。猶救得人品一半。

房海客論處世之道。先生曰。人都把做世法。故茫無着腳處。聖賢直把做自然當然之理。故有心應世。都

成鈔用。只看孔子用魯三月而國大治。季桓子受齊女樂。乃以不致膰肉請行。若使意氣未融。少不得與季桓子一塲爭執。縱使不爭執。料應有臨行時。剖明心迹一疏。不則使子路爲慷慨激烈之談。或使端木子貢爲機鋒諷諭之語。豈肯白其微罪而去父母國哉。不特此也。陽貨瞯亡賜士。可謂極奸極狡矣。夫子何嘗不覷破他。若在今日君子。應須麾之大門之外。且向使者直發其奸。而且受之。且亦瞯亡而往拜之。今日君子。若一旦爲此。則衆君子必群起而咻之曰。

夫夫世法太熟也。夫夫用調劑工夫也。豈知聖賢道理。自合如此。途遇數語。宋儒以爲不惡而嚴。把大聖人看得忒煞有心。不知大聖人原不以成心待人。陽貨發論。皆軌于理。夫子亦不能外正經道理。而別用一番辨駁。假若陽貨當日。所言者悖謬。夫子豈亦諾諾連聲也哉。故欲爲賢者。不能無我。惟大聖人無我。欲爲賢者。未免有心。惟大聖人。乃能無心。欲爲賢者。必至過甚。惟大聖人。不爲已甚。所以日時中。善哉程子之言曰。新政之猛。未必非吾黨相激而成。深

得孔子待陽貨季桓子之意。

陳百史與陳彥生論致知在格物。質之先生。先生曰。物字是物有本末的物字。知字是知所先後的知字。只爲他有本有末。有後有先。所以有格。格者于末中求本也。百史曰。何以不曰先而曰在。先生曰。功夫到致知上。已是絕頂了。聖賢學問。豈是除却眼前民物。空談玄妙的。故仍舊打轉在物上做。所以曰在格物。百史曰。功夫說到致知。豈是粗淺的。先生曰。從欲明明德于天下。歷數到致知。是層層指點出箇次第。若

論功夫。一些不曾做起。此節順數出。下文逆數出。以推到心意知物。無非爲修身而設。家國天下。莫不由修身而推。方纔指出箇本。以便做工夫耳。彥生曰。諸大儒有幾樣註釋。先生曰。朱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程明道訓作至。王陽明謂格去非心。各各不同。于理俱說得去。若論的的真肯。畢竟是于衆物中。格出一物來。爲衆物之本。又從此物中。格出箇至善來。爲此物之本。百史曰。莫須如此便休。先生曰。只觀戒欺求慊之後。所以釋齊治平者。何處不是格物工夫。以天

下國家身心意莫不有始有終有本有末有後有先。格而後知不格不知也。

先生憂太學諸生能好學而願留者少陳百史曰胡安定當年莫不也是如此先生曰當初建學之意原以教育人才非以登用人才當日立師之意原以造就多士非以羈縻多士今則有不然者百史曰然則先生之憂時爲之乎。

翁念與自悔從前學問之道爲舉業所擔悞先生曰此語誠然昔人有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

以聖賢敎善之言。作經生帖括之事。則去聖賢之道遠。說出來。必有與聖賢相背者。以經生帖括之事。作聖賢明善之功。則與舉業之學爲切近。說出來。必不與聖賢相畔。可見謀舉業。多有不售者。不售則爲功名淹滯之人。終其身不見道。謀道德。鮮有不得科第者。卽使不得。猶不失爲廣居樂道之士。如此看來。舉業果足以擔悞人。

陳百史曰。其意眞正理學。必要有眞實表見。方可使人信從。如姚江之誅宸濠。二程之在元祐。各有著聞。

即如禪家者流。必能一葦可渡。破壁空行。立忘坐脫方是到家人。先生曰。果如此言。以之討論古人則不無。以之激勸後學則不可。必欲以此談理學。世間能得幾人。尼山從遊者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眞實表見。又能幾人。不成謂顏曾而外。便非聖人之徒。即如二帝三王以後漢高明祖。也就要看作開闢的聖人。不成謂必須德若五帝。功等三王。而後可謂之天子也。故不妨嚴持此論以勸已。恕持此說以接人。姚江不云乎。禪客之所爲坐脫。爲一葦可渡。皆屬神通

邊事。亦曰外道。非正法眼藏。彼之正法眼藏。亦只是深明的的意。平等真實而已。豈貴此哉。百史曰。善。

張蓬玄曰。必須平日得個主宰。臨事便不忙亂。先生曰。未得主宰時。要求箇主宰。不知認定這箇主宰。能執而不能變化。一時爲事物奪去。反要忙亂。只是把此理。十分明得透切。自然因事應事。因物付物。不必求箇主宰。而自能主宰一切事物。

先生謂劉克獻曰。禪家機鋒。仰承許可。惟有吾儒絕不阻人爲聖爲賢之路。却亦不輕許可人。孔門從遊

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至于無行不與之秘。承受者猶難其人。顏氏子欲罷不能。夫子也只說得其庶幾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及語之不惰。回也不愚等語。曾氏子一呼一唯。夫子便出。兩箇大賢在聖門親承指受。不過如此。豈如諸方禪客。纔有一點亮頭。便獎許云。某得予之皮。某得予之骨。某得予之髓也。先儒云。某可作吾門顏子。某可作吾門曾子。端木子。亦是急于接引學者之一病。

馬翰如將之任。辭先生。極稱述當年造就之益。先生

曰。學者策名筮仕。一命皆朝廷之恩。或棘闈一日之知。或門牆受業之益。皆師友之恩。此身榮于君。成于師友。却生于親。膚髮肢體。皆親之恩。少知飲水思源。于此三者。皆有知恩圖報之意。至問誰使爾知有君親師友之恩。則皆胥矣而不察。不知君能榮于。師能益于。親能尊師取友以教于。若無這個番教。萬世之人。卽父毋師友。亦無從開爾之迷。而發爾之悟。這點深恩。人日日受享于中。却不知圖報萬一。報之云何。不過只是將他番教之意。萬古常明。辦一副決定爲

聖賢之心擴一段普天之下無人不是可為聖賢之心即所以報鄒魯深恩于不盡豈難能哉人自不為耳豈難為哉人自不察耳馬曰先生振起後學苦心迫切但願默而不言以守明哲先生曰賢友之意非不隹但思從古來位極人臣以及稗官末吏莫不都有一篇文字送歸林下使其不知北道而含默苟處猶可言也既知鄒魯絕學待人而後行乃欲以含默自守豈不得罪于孔孟況其眼眶中全不見有一箇不是做得聖賢之人何不可逢人便說

友人戒殺。先生曰。須是戒自巳心中的。若論到物命上。唯遠庖厨三字。是吾儒切近事。

張天柱問巳所獨知處。爲何尚不是。先生曰。恐他習氣未除。自認太過耳。故聖賢于此處慎之。

一友佞佛。先生曰。學二氏者。爲了生死。不知二氏不是了生死的。是怕生死的。吾儒不是怕生死的。是能了生死的。未達。先生曰。惟能了生死。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惟其怕生死。故求長生。又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友曰。二氏亦各有玄

特不但如先生所言。先生曰。縱有玄特。少不得要順受其正。

顧質夫問中庸一書。前面未說誠字。至鬼神之爲德。始逗出誠之不可揜。而後遂屢屢言誠何也。先生曰。中庸原道之書。蓋爲明善誠身而發。原重誠之者。其言誠者。特從向上一層說起。如一篇好文字。天命一章是個破頭。開首一節。便全蘊明誠兩字。但未曾說破。至鬼神之爲德章。方逗出個誠字。至哀公章。便痛發明誠之旨。又恐旨趣不曉暢。故于末後明明點破。

說出個自誠明。自明誠兩種。隨即打轉首節性敎二字。其所云謂之性。謂之教。即首章所云之謂性。之謂教也。故哀公章明善誠身。是一書要領。惟孟氏爲能推明是書。故特特拈出此一段。列爲一章。而自結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愚切覰到此處。故亦特地以明善教人。

顧質夫問戒慎恐懼一段。朱子云存養省察。其旨何如。先生曰。此朱子落訓詁處。某以此章原不曾說功夫。前三句開開指點個道之大原出于天。二三節俱

指引人直覰天命以前之初體其云戒愼恐懼者。蓋爲修道之君子。覰到這田地。不宜輕輕放過。豈特地存養省察乎。四節恐人將睹聞不涉之獨。認存空寂處。不知就在人性情之間。未發之大本。天命之性也中節之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修此道也。位育全倫。修道之全體大用也。原一路滚將出來。何必支離訓詁。破裂章旨爲耶。

又問致曲曲曲字。還是一偏否。先生曰。不然。求誠之道如溯河而尋源。要從初一曲處。便見得源頭活水。又

問能有誠。先生曰。是曲之能有誠。不是致曲後能有誠。子思子原要誠之的人。莫忽畧曲處。故將曲字申指出誠之全體。一滚說到至誠能化。都在曲中。安得不致。致之云者。卽所云擇善而固執之也。所謂明善也。說得曲字痛快。便見得致字是緊切功夫。豈一偏云乎。

又問誠者自成也。有云單指成己仁也說。是否。先生曰。不然。仁知原是拆不開的。若使拆得開。便不該說合外內之道。且所云自成者。蓋謂誠原物之終始。不

誠便無物。到得終始萬物。纔叫得箇誠者。而究竟與物無干涉。只完成得箇自家性分中事。只完成得個自己率性之事。

又問時措之宜。是成物否。先生曰。不然。時宜是成物。措的是誰。人只會看時宜。却不會看時措。

又問尊德性一節。有云每句上截是尊德性。下截是道問學者。有云每句實字是德性。虛字是尊德性者。還是如何。先生曰。只爲如此破裂。所以起朱陸之異同。天下有除却德性。再可談問學者。有除却道問學。

再可云尊德性者。今尊德性五句。總是個修德凝道。
又問鄙夫章。如謂知是真覺。應自然有的。何謂無知是情識。凡人未觸境時。亦自寂然。何獨夫子。既喚做鄙夫。畢竟是沒學問的。沒學問的空。只叫做空踈之空。怎當得虛明之空。既然叩竭。即是誨人不倦。言者有許多機鋒。聽者有許多領悟。所謂成物知也。大學教人致知。夫子反辭了知的名色。未知何意。愚意此章雖爲聰明人下一鍼砭。其語頗近于禪定。先生曰。若將知作真覺。便不得執以爲有。何也。真覺如明鏡

止水物來則現然只須用着他時便將水鏡高懸若使用不着時常懸在塵則實鏡未免生塵止水亦來塵垢故真覺不能寂然便落在情識邊去賢友之疑一在把真覺認作實有的未免看炎煞了一在把鄙夫看做没學問的不知天地間一肚皮學問不能徹見本源啟口庸聲便覺粗鄙若當做没學問人賢友何以又云聽者有許多領悟天下豈有没學問人能領悟言下者一在將空空如也屬在鄙夫身上此句原領着我字蓋夫子自言鄙夫來問我時我此中空

空的。原沒有一些成見。只就他問處。叩其發問之端。本末兼舉。將他胷中所疑所據。盤薄得乾乾淨淨。只有替鄙夫解去疑惑。作藏擔法。別無一些機智替鄙夫加益聰明。作添擔法也。到得問者已去。此中仍是空空的。如外物照徹。鏡臺便爾撤却。渣滓既淨。止水亦當棄捐。何得又使明鏡止水。常常高懸。以待再來照用也哉。學者全體大用。不能明。前只爲將真覺兩字。認作實有。初起還有澄湛之意。久之久之。便成物染而猶曰我有真覺。不怕物交。不知早已認賊作子。

所以大學教人。致知功夫。只在格物。說到格物。建知亦是物。豈得據以爲有耶。此吾夫子直將鏡臺拆倒。與人覿面相見。故天下學者。莫誤執聰明以爲已事。與禪定全不相干。豈曰毫釐之差已也。

又問莫我知一章。聖人每勸人近裡着已。却屢把名心挑人。如四十五十而無聞。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與遯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意若相反。即說到自家身上。既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公案。何爲又有莫知之嘆。待子貢探取。若謂學問無

人領會。當時顏曾之徒。亦儘窺覩堂奧。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豈可抹煞。若謂世莫宗予。又未免從君相發慨。春秋世界。如何可以責備。且天既知之。何以不伸其志。而又云不怨。曰不怨者。處于可怨之地。而特安然受之者也。知我之天。聖人恰從何處見得。

先生曰。此是夫子極得意話。原是自陳學問邊事。與用世全沒干涉。大聖人做學問。無論泛泛人。知不到這裡。就使顏曾之徒。相隔一間。未到這田地。亦豈能知得就裡。所以喟然發歎。子貢問到爲處。如夫子何

爲之爲。說到這裡。一派天機。止可自喻。豈說向人得的。只好把君子下學上達之功。當作自家傳神寫照。閒閒指點一句。非從闢達起見。今人只爲此三句看不了徹。遂將莫我知。當作慨然語。自宋儒塵埋至今。不特吾友也。若在賢友分中。只須在自己身上。打笑平日所學何事。還是下學得去否。還自上達得去否。如此體勘。便覺得通體汗下。何暇去怨尤。久之久之。自然天機呈露。有爽然自失。躍然自得之妙。纔知這種學問。非個中人。不易求知已也。

又問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第二句似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矣。性何以不言理。而單指虛與氣。人心惻隱四端俱備何以獨指知覺。下一合字與字。殊覺揣摩費力。先生曰。太虛氣化。豈是沒理的物事。虛與氣。全賴理周流。言虛氣。便指此理。非此外更有個理。知覺者。蓋指此性湛然發光處。非四端中知字。原俱說得去。渠原不落揣摹。但說得費力。二程亦常謂。張子厚除卻西銘。餘說俱覺吃力總不若子思

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孟夫子盡其心者。然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說得渾然。合虛與氣。在合時看。葢天人相繼之一刻也。合性與知覺。在合前看。葢繼善成性之初體也。

李萬成問盡心心字。還兼眞妄說否。盡字功夫。似還在下文存養邊。先生曰。此心字。全不落眞妄。葢指當人最初一點。繼善成性之體。功夫全在此。從此以下。並用不得功夫。存養兩字。與盡字比較一看。便知存養是着不得功夫的。盡字是苦境。存養是甘境。學者

如欲講求。且莫管他如何盡。如何存養。先將心性兩字。看得七穿八穴。便有入手處。又問如從心所欲。與復其見天地之心。這個心字。却是如何。先生曰。遽賢友此言。則從心所欲。與復其見天地之心。俱有三箇心字。何也。句中兩個心字。不消說是一個心。欲處見處。不又是一個心。從處復處。豈不又是一心乎。將以何者為最初繼善之體。一座愕然。先生曰。此處只須自己去會。又曰。今人不解將復字斷了讀。不如其見天地之心乎一句。是贊復之為道。將見字如何說得

去。

李萬咸問孟子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從前俱主持志。其看下文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似乎無暴其氣。更是緊切。且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註云。連這可字。尚有未盡之辭。果否。先生曰。信然。其可者。以甚其不可也。不可處易明。可而不可處。不易明。故下文反覆以明之。萬咸未達。先生曰。賢友莫將暴字錯會否。此字非暴戾暴棄之暴。吳价仲曰。毋乃作表暴暴字看乎。先生曰。引告子一段。只有言字心字氣字。却無志字。孟

夫子補出志字來。蓋為心不可見。心之所之處却可見。所謂志也。看志處。便認得自心。將謂由用索體也。吾人周身之中。皆是此氣流行布濩。此氣一處不到。體便不充。既謂之氣。便易發揚于外。一味任他發洩。則充周之力量便減。豈能塞天地而配道義。其所以易于發揚向外者。只為心之所之處。持守不定。故便落入意氣血氣一邊。而反為動心之具。此二句中。已明明逗洩出養浩然之氣。故因丑一問。而隨即發明之。學者只須會天地于一己。天地與我同體。塞乎天

纔完得個體之充。
顧質夫問聖賢標義。如誠僞善惡。判然明白。不可移易。而忍字獨有二解。一曰容忍。一曰殘忍。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個心。一個不忍。與作容忍。又與作殘忍。橫立名色。何所適從。先生曰。學者若真正作工夫。只須尋着本源。爲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孔孟教人。只是個仁字。至于義字。原是仁字的註脚。其善發揮仁字者。無過不忍人之心一句。認得此句真。便是萬善同歸之極。賢友不看此句中心字。乃諄諄向忍

字分別。是訓詁字義。非學問語也。旣云只一個心。則不得復求之心外。不忍人之心。體也。自此一心。散爲應事接物之千萬億心。則用也。豈得以解釋文義之語。爲強立名色乎。

顧質夫問尸之於味也全章。以嗜欲論性。近于告子食色之說。以五常論命。却于顯然中。說到玄遠處。于性命合一之旨。極費尋思。先生曰。此正是性命合一之旨。首節本文。原說君子不謂性也。賢友乃日以嗜欲論性。次節原說君子不謂命也。賢友乃日以五常

論命。皆由不善看上文性也命也兩字。其所云性也命也。乃指當時不知性者。妄將嗜欲認以爲性。五常認以爲命。而不知嗜欲邊事。則屬天命以後氣稟。落在當人之身。已非天命時本來面目。五常之理。秉于降受之時。屬繼善成性之事。雖在人倫日用邊。却處處可認天命之本體。此原是性命合一之眞旨。而人乃妄爲分屬。賢友猶作此解乎。

曾木析問。蓋聞道之在天下也。未嘗息。故斯道將晦。天必生一人以倡明之。今榮遭遇其時。而蓄疑

不問。無以進德修業。是自棄也。謹不揣愚昧。敬求爲學之方。　周子闡主靜之旨。程子有靜亦定。動亦定之說。王陽明傳習錄中。發明詳矣。榮從事有年。靜中稍有端倪。及至事來。又多雜亂。將欲却動乎。是自陷于寂滅也。將欲于動處用功乎。又恐愈求愈遠。失之支離也。以此未知把握。

先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與從靜中養出端倪。不是撮在一處。囫圇看得的。主靜之說。蓋以五性在形生神發之後。善惡分。萬事出。都涉

在動處。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在動處靜。不是一味在靜地裡坐也。故程子曰。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至于靜中養出端倪。則專在靜處做。此處如何下得工夫。却妙在看個養字。假使養得將來。亦只是個端倪。却不是全體。故先儒亦每疑此言未盡善。其實不知立言之旨。專妙在端倪二字。孟子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認得直字。便會得無害。認得無害。便知道擴充。知得擴充。便知道端倪就是全體。只將孟夫子兩語。夫看

此句何得謂之不盡善。賢友靜中稍有端倪。却不是靜中養出端倪。所以動處又多雜亂也。然自有不雜亂者在。賢友只看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者主者是何物。從靜中養出端倪。養者又是何物認得此個物事親切。自知道形生神發。自有不隨動感者存。此個端倪。不待擴充。自然不爲動感所亂。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也。賢友只覷到此。自曉得程子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之說。而後可與談主靜。

伏承指示擴充二字。便見千聖真傳。蓋善端在人

本無四海以爲量。然非致力擴充。善端亦恐滅息了。即此指示用工。更自撇撲不破。竊以周子主靜。靜即是本體。此與人生而靜靜字一般。工夫全在無欲。故曰。無欲故靜。然學者合下恐不能便無。終當從持敬做起。不知是否。

先生曰。靜即是本體。是矣。然欲以靜爲本體。主靜者。却是何物。豈非本體之中。又有本體乎。人生而靜。非謂人生下來原是靜。若曰此時是靜。將謂未生以前是動乎。此一句。蓋指人生以後。處處都攝入動感一

邊若使人生而靜則與天爲徒矣非以靜爲本體而曰人生而靜也故後儒謂還其人生而靜之初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上字初字煞有義謂至于無欲二字又有說在周子曰學聖之要在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非謂無欲故靜也無欲亦非見可欲而不欲人生而後日與欲爲應緣那得無欲豈惟合下不能無欲卽使工夫純熟的人要得無欲除非逃身世外豈是聖賢本領只須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爲欲所攝去蓋以此中原是淡淡漠漠的處一切事都

是行雲流水。故曰靜虛。因應將去。自然時措得宜。故曰動直。此乃學聖之事。皆在本體未徹時。求洞見此本體。非謂無欲方能靜也。賢友只爲看一靜字。遂却主字。故多此疑耳。多出持敬之義。若將主靜二字。合看得歷歷分明。自然不把靜字看到無欲上。而思從持敬做起也。若以無欲言靜。是二氏所謂無欲以觀其妙。將靜字認作靜裸裸的。豈程子所云靜亦靜。動亦靜之義耶。昨言擴充。從賢友端倪上說起。非是以此盡爲極則。今言主靜者何物。是賢友喫緊要透過

處。所謂先立乎其大也。明此之謂明善。

又問伏承指示。只要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爲欲所攝去。榮覺有入處。謹繫四語。眞常卽在妄緣中。借妄修眞是聖功。識得太虛本無礙。浮雲去盡月當空。

先生曰。此善是無聲無臭之體。但着一字。卽是聲臭。卽不得謂之至善。卽在喜怒哀樂既發之後。速眞常二字。尚着不得。何況妄緣。第一句若不掃除。將求必要認賊作子。第二句全落二氏。非吾儒眞正見道語。

却難得賢友到這地步。然要真正作聖賢。真正窮絕學明到那極則處。庶知吾道不得毫釐有差。

又問易言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竊以陽明之意謂未發以前。純粹至善。并無善之可言。此與吾師所言。此善原是無聲無臭的意思相同。學者驟見無善二字。便恐墮入禪家佛性本空之說。非中庸明善之旨。其姚江立言宗旨。幸暢示之。

先生曰。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若有善之可名。便要

落在聲臭處。便要與惡相對。所以屬意之動。姚江直覷到此。故能暢言至此。此處豈不純粹。豈不到至處。吾儒見到這裡。所以攧撲不破。禪客一味顢頂說個佛性本空。既曰本空。何以又曰佛性。有這二字。早已不空。何若性善二字。爲明切簡易。絕不儱侗。賢友能看到此。將來必爲斯道振興絕學。便罷手不得。欲賢友將明善兩字。或作一箴。或賦一頌。或述一解。來却不許犯前四禁。隨口道出。與前肯合一。方許賢友升堂入室。

方孝標問玄成有志斯道。爲日已久。少讀四子之書。即慨然慕其爲人。但不知工夫當從何處下手。每靜中曠覽。亦覺身心甚泰。天地甚寬。及至妄念一生。便毫無把柄。不知如何方可令妄念不生。心境常樂。亦知妄念消。則心境自樂。然必尋着孔顏樂處。乃可令妄念不生。先後深淺之序。敢求指迷。

先生曰。賢友可謂善告醫者以病矣。靜中曠覽。亦覺身心甚泰。天地甚寬。及至妄念一生。便毫無把柄。可謂直陳無隱。其病源在曠覽二字。大儒做工夫。在靜

中養。不在靜中長看靜中氣象。不是在靜中曠覽氣象。若是工夫。由你在靜中做。離了這一刻管取一步不得力。賢友謂妄念一生。毫無把柄。不知曠覽處。全是妄念。不是真心。其所云妄念。則又單指到人欲上去了。豈知一刻也不曾靜。並不知得靜字是何等光景。若止就閉門焚香。瞑目枯坐。纔合着眼。便去曠覽。此處如傈升木。扳援欣羡。一齊都上心來。全是妄念用事。豈曰我這刻用心在天理上。為不妄耶。故知工夫未到這田地。便要妄想這田地的受用。是曰妄念

非專指人欲爲妄也。說破這病根便好下藥。郎今賢友只在千動萬動中。去尋那不動者何物。在甚麼處。自然知得靜固靜。動亦靜。傷花隨柳。吟風弄月。更兒什麼把柄。又從何處問孔顏樂處。

又問玄成病源。全在曠覽二字。不覺通身汗下。此真病源也。但玄成于此處。亦真有微見。非瞑目枯坐之謂也。間嘗或讀聖賢一字一句。或見高人一言一行。或觸事觸物。或初念轉念。渙然氷釋浩然自得。及至日用。亦有時用得着。亦有時用不着。但

妄念一來。截然兩人。明知妄念卽伏在靜中。但何法可使伏者潛消。而浩然渙然光景常在。吾師又云。只得從千動萬動中。尋那不動的是何物。恐此一尋。又落曠覽窠臼。乞示實落下手工夫。

先生曰。學問先務本。尋不動者何物。求本也。不動的。與尋那不動的。是一是二。此是實實體認之功。非同曠覽也。曠覽之心。游移辭達。尋則切近篤實矣。要知賢友讀處見處觸處。與初念轉念處。都是游移辭達。不是切近篤實。無椎處處都逐在末上。不在本上。處

處都想在用上不在體上聖賢學問既得本不愁末既得體不愁用千動萬動中不動的是體也本也尋着他則本達矣本達則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聖賢一字一句與高人一言一行何以使賢友渙然浩然只爲他無一不善賢友讀之見之便能渙然浩然則賢友與聖賢高人同條共貫截然處是不切近篤實之故耳從千動萬動中尋那不動的最切近最篤實自然妄念潛消矣

曹木忻問大學格物朱子以爲窮理陽明云心即

理也。有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夫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者。將止求之于心耶。抑尚不遺物理耶。若不遺物理。則朱子之言爲無弊矣。倘止求之于心也。吾恐事物之理未明。終不能知明處當也。

先生曰。聖賢立言。原極活潑潑地。儒者將作刻舟求劍。反看煞煞了。聖經原從物有本末上。歷數古人知先之學。直到致知。別無先着。就在有本有末處格出個本來。爭先做起。所以再莫先于誠意。朱仲晦截斷誠意數者。而單言格物。故少不得說向窮理。王陽明

出他破綻。說個心卽是理。蓋謂從來無心外之理。不使理有可窮。則窮理者何物。豈非于心外取理。故不格其不正以歸正之說。總是各陳自家見地。了聖賢立言之旨。均未親切。吾賢又要坐在朱王兩儒理窟裡。殺死虎。豈能自出越格之見耶。惟有末句云。恐事物之理未明。終不能知明處當。爲極近裡着已。將謂事物之理既明。便能知明處當耶。如今滿世界人。那一個不是自信得明事物之理的人。然誰是知明處當者。請問吾賢。明事物之理的是什麼。認得此個

物事將事物到前都欺蔽他不得更有何物理遺在他外故曰明此之謂明善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致知。

又問陽明敎人平日當好貨好色等根一一追尋搜剔以爲此藥可醫人病竊疑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未發中多一障也念已起而始致搜剔之力是又克伐怨欲之不行也然則何道爲端本澄源之法。

先生曰誠意只要毋自欺說得絕妙可惟世上人那

一個不是好貨好色的。吾人十二時中。那一時不是好貨好色的。却說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多一障。一發將喜怒哀樂之未發。看得忒不濟。不知中庸此句書。是爲修道者發。是爲戒愼恐懼者發。是爲能中和位育者發。豈是平日並不曾發修道之心。並未曾用戒愼恐懼之力。並不曾講求中和位育之事。全全一個人。都在昏慾殘賊中。而便容易講到未發時乎。刻刻先有此搜剔之一念。且搜剔得乾乾淨淨。纔能見得個未發的光景。管取你發出來。都是中節。夫

是之謂端本。夫是之謂澄源。

又問聖人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柰因此道未有所見。于一切文藝。皆以爲玩物喪志。不敢竟學。如此又恐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間本末先後。伏望指示。

先生曰。聖人爲弟子說。故先行于文。如今自已反觀。已非弟子時。精神心術。一切知解。早已漸染在文字一邊。所以玩物喪志。如今只將此四字。對治起來。作格物求志。還管你于一切文字中。認取本來一點至

善之體。夫是之謂學文。若曰恐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一念便障千古萬古、聖聖傳心之學。如今人一曰兩快。談聖學則無理不通、作聖學文章。則無言不妙。議論聖賢。則無一着肯輕放過。只爲他言之太文。平日只求言之極文。不知早已流入在文人邊。不復得爲學者矣。哀哉。

郝氷滌問、吾心原自包括天地萬物、連吾身都在心中。如何宋儒倒說心要在腔子裡、且吾心全在自家認取。若認取明白、吾心原不曾在腔子中也。

或曰你錯認做血肉腔子了。若說血肉腔子。卽病狂喪心之人。不聞其心自腔子中走將出來。某曰、這腔子却是甚麼事物。畢竟要著心在裡頭。

先生曰。大凡立言。要着人痛癢。將甚麼喚作腔子。余亦嘗有是言。今與吾友。却不是這等說。只問吾賢將什麼物事吽做心。吾賢又云。吾心全在自家認取。若認取明白、吾心原不曾在腔子中。在中與不在中。都不必與賢辨。且說認取者是誰。又將誰喚作自家。便知明白的卽不是。

又問文求有莘之女。是王者眞權術。桓問包茅之罪。是伯者假仁義。若說假的不是。聖人曾親口說他如其仁。若說眞的是。不代文寬假。且。內旣有艷妻妲巳。此女之進不進一也。設使當日先無妲巳。不進此女。則文必殺身。進此女。則紂必亡國。不知文王當日。于忠孝腔子中。却想出個甚麽法來。

先生曰。桓公行處。若盡說是假。夫子何以許其仁。若不是假。何以只成得個齊桓公。如其仁在事功上看。五霸假之也。在心術上看。不論事功。則治天下無術。

不論心術則建事功亦無術夫子作春秋不得不取桓公孟子明王道不得不黜霸主聖賢所處不同時故作用亦不同道文求有莘之女原說太顛閎天之徒文王未必知如不肯信只看羑里繫易是何等安閒鎮靜肯想到這段作用處文之事紂臣子之經也太顛閎天之為文臣子之權也權在聖賢便與經合在霸者用之便是機械故做聖賢學問的人先要把自家安放得穩妥而後舉動不錯若論當日時事進此女文固不殺不進此女文亦不殺何也先師曰天

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進此女。紂因云國。不進此女。紂亦云國。何也。有文王而不能用。且必欲殺之。即此便足云國了。何待婦人。

又問孟子善學孔子者也。不知臣之事君如寇讎這句話。從孔子何處得來。夫人一見寇讎。未有不手刃其頭而後愉快者。若君父可爲仇讎。則龍逢比干。罔送性命。豈非千古痴漢。若說孟子激切言之。原欲悚動時王。然既是垂世立教的人。不怕後世藉此以爲口實乎。其中或別有一段道理。

先生曰。宋儒云孟子英氣太露。就在此處。若在夫子。則說得極渾厚了。須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就是這個道理。夫子說到源頭處。故能渾涵。孟子看到流弊處。故爲激烈。此亦在做聖賢者。立得跟脚何如。若是眞聖賢。必在如字上有個分曉。只看他日論同姓之卿。異姓之卿。便是榜樣。若不能爲聖賢。便是莽操一流人。即伍員尚且做不得。而說聖賢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問云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去明心。如何去見

性。如何便明了心。如何便見了性。
先生曰。吾賢此時。只該問盡心知性。如何倒去問明心見性。若問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即今觧作此問者。是甚麽物事。便從此處盡起。不留他纎毫餘力。自能豁地猛醒。看見他真正面目。豈是我替吾賢說得的。
又問聖人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原不必在飲水曲肱中。樂在其中矣。夫子却如何寓于飲水曲肱之下。富貴自然都是浮雲。何必待不義而後浮雲耶。這般說話。分明像個隱者的行徑了。

先生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原是直指性體。從此二句中。便可見得性字的面目。豈是樂一邊事。夫子上三句。原是對下二句說。會此。便知顏氏子之不改。及明道先生之吟風弄月而歸。先儒所以教人看孔顏樂處。若謂富貴自然是浮雲。將堯舜湯文。都要做巢由嚴子陵輩方可。所以與隱者行徑分別處。正在不義二字。切莫錯會。又問如何是上三句對下二句說。先生曰。只看春秋時。那一個不是富貴中人。那一個富貴。是從義上來的。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

有之。都只是見了富貴。便忘了義。夫子必傷目擊到此。所以慨然說道蔬水曲肱。樂亦在中。何必不義而富且貴。猶之名敎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哉。判定要蔬水曲肱。簞瓢陋巷。纔可非孔顏樂處耶。永滁曰。這等說來。春秋時真不是人。先生曰。虧了孔孟救下千百世後多少人。漢儒只爲談氣節。不談學問。故生出莽操董卓一流人。唐人只爲談風雅。不談學問。故生出黃巢安祿山史思明一輩人。宋學大明。縱有秦檜盧杞。亦不致如莽操之篡弑。安史之淫凶。明學再振。

則並秦盧一種人。都不槩見。可見道學之有益于人國。而能救千百世人心如此也。然則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子豈只爲自已一人憂也哉。

附賡筵佳話

愚過陳百史先生書齋。時陳彥升先生在座。相與談及盡心章旨。百史主文成。謂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愚謂不然。越數日。復與彥升會于田心耕員外座次。同席者。霍魯齋

侍御佘翼如吏部。愚謂彦升曰。月昨百史之說何如。彦升曰。其不敢信。愚曰。此原是傳習錄中語。是文成偏處。其錯在謂性是心之體。遂以知為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已背却良知本來面目也。蓋由一時問者突如其來。不免一絡索說將去。所以越說越倒在一處去了。霍彝齋曰。先生所言如何。愚曰。其則不然。只要先認得個心字。工夫只在個盡心。又曰。心如何盡。愚曰。只須到得知性知天。方纔了得盡心。彦升曰。可是盡得一分。便知得一分麼。愚

曰。不然。知得十分透徹。別無些子障蔽。纔叫得盡心。非一分分積得去的。若有一分不知。只是不曾盡心。彥升曰。觀文義知其性也。知其天矣。口氣却不象這樣說。愚曰。正爲看此兩字文義所以說工夫只在盡心。蓋心是體。用得工夫的。所以云盡性是理。用不得工夫的。所以曰知。性者心之理。所謂萬善同一源也。卽文成之所謂良知也。盡心者。致此良知也。致此良知。便見這萬善同源的本來面目。所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至于天者性所眞

賦之才知性便知天矣工夫到此天人之路已明心性本源旣徹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心到這時純是一團天理別無一毫人欲夾雜工夫到此只須常常存此一心非復向來辨眞妄做擇善固執的學問而此理之具于心者亦覺得許多生意都溫養于其中而原初之賦我以此理者亦即精誠昭格無復敢背却稟賦時一大父大毋矣金翼如曰存字說得妙但養字猶不豁然愚曰性不在心外存處便是養處譬如草木春氣發生却是一

冬伏陽之氣養得他在冬氣養物亦何曾灌溉培養但是知得他有生生不息之意只須存在地裡不用去戕賊他便養住了彥升曰善遂問立命之說愚曰心性天都是首節有的惟命字是此節補出的此孟子所以得子思之傳處何也此性統于心却命于天天把這性命與我也要我立得住此如天是個人主命是個誥勅性是個職掌心却是個官人主將這誥勅付與作官者為職掌也要那做官的有力量有操守能見得做官的道理十分

透亮。方纔立得個官方起。是誥勅雖命自朝廷。而予奪亦操自朝廷。我立不起。則命與我者。亦可制奪而去。我立得住。則命與我者。常操之我。非朝廷不能奪我的。由于我自巳站得穩故耳。故曰立命。此書首尾責成于人。中間原本于天。首責成人者。盡心在我分中也。說到事天。豈不是把我分中事。推到天上。所以急急打轉在修身立命。仍舊責成于人。霍彝齋曰。善。却問云何又說修身。又說殀壽。愚曰。心統性而承天。身却是心的郛郭。由盡而得

知。由知而存養。以盡事天之學。統而謂之修身。言殀壽者。富貴貧賤。一切境遇。都是人打得過的。所最難打破者。惟此殀壽耳。此處不貳。纔叫得知性知天。纔叫得存養事天。且此貳字。于命字更親切。不貳兩字。于立命亦親切。彥升曰。俟者是等那殀壽來否。愚曰。不然。俟者俟命也。修身者居易也。即子思所云。居易以俟命也。衆曰。善。是日觴政不嚴。別無戲論。優人絃管。三次登場。而三次擯斥。靜談移燭。侍者不知其何說之辭。此愚在長安賓筵難

第二段隹話。故自筆之。

男覲微錄

復常摯宇 附來書

來書云。恭惟台臺。主盟斯道。重衍濂洛關閩之風。桂不勝欣幸。謹因面諭。首辨二章。學而時習之。畢竟所學爲何事。或本章君子二字便是主意。既云朋來。又云人不知。或君子之學。原是人知不得的。且君子二字。屬在不愠下。豈悅樂與不愠。有二境。悅樂時。尚不得爲君子乎。或不愠纔是悅樂。學至悅樂如是。纔是君子。君子者統學之終始而名之

也。次章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世間亦有不孝不弟之人。又何者爲孝弟之本。且孝弟亦爲仁之事。如何說是爲仁之本。或所爲孝弟者。指最初之本念而言。以別于五伯之假。正爲首章學字辨眞僞。欲人爲君子儒也。未審台臺以爲何如。嗣容面質不一。

斯道不明久矣。得先生毅然自任。深爲吾黨慶幸。不肖某頑鈍無知。乃亦承明問下及。足知先生求道之專而翼道之猛也。兩問具見苦心深遠。然亦不敢不

答。大凡看聖賢書。須看聖賢當年下語時光景。若是吃力與學者指點處。則當吃力求之。若是閒閒指點。則亦以閒閒指點看之。卽如此二書。首章是夫子于爲學分中。閒閒指點個光景。隨口道出。俱是天倪。不必扼定以何二字爲主意。以何爲終。以何爲始。將夫子活潑潑地之句。看作死句也。至于孝弟爲仁之本。是有子喫緊爲人處。則當儘力搜求得個爲仁之本。方能了此一段旨趣。故知兩章書都是分疏不明的。只是先生于平日用力處。做到罷手不得。生惡可已

時便知道自家悅處便知道夫子悅處原不我欺天下知已無如友友最難得只如今日先生與某未會時曾有一段應求否既會後曾有一段相賞否便知道自家樂處便知道夫子樂處亦不我欺若云君子之學原是人知不得的又恐埋沒君子了古人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此處不能打破便是聖凡機關君子小人的界限妙在不慍二字全不與人我干涉亦不必拈合說樂只將平日自得處與不如意處體驗我慍與不慍便是真正功夫不向書本中求活

討也。今特爲先生註明。子曰二字。須是從夫子未開口前領取學。而時習之。少不得是穿衣吃飯邊事。不亦悅乎。只看自家耳煖時。是何光景。有朋自遠方來。却是招致不得的。不亦樂乎。爲是招致不來。恰好握手道故。人不知而不慍。荆人抱璞。必傷其足。不亦君子乎。豈非常情所難。如此看書。雖不能闡發聖賢玄輿。然猶覺于夫子當日語。不甚着殺。於急至于問所學何事。直須先生坐卧其中始得。次章孝弟爲仁之本。原是極頂議論。而先生致疑于不孝不弟之人。又

何者爲孝弟之本。不知有子未開口以前。見得春秋時。不孝不弟者多。故開口便叫他孝弟。要知天下最不孝弟之人。原自有孝弟之性在。反其所爲不孝弟者。卽盡其所爲能孝弟者。此處再要覓本是爲頭上安頭矣。先生又曰孝弟亦爲仁之事。如何說爲仁之本。天下有無本之事乎。凡事無本。便與聖賢理道不親切。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事有本。方是聖賢學問。只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便知道爲仁之本了。仁莫仁于堯舜。而道亦不外于孝弟。孝弟豈非

爲仁之本乎。妙哉先生之言。云指最初之本念。此念最初還有不孝不弟時否。還有不仁時否。人只爲失却初念。所以與仁相去最遠。不失此念。便是仁體純備。故亦爲先生下一註脚。有子曰三字。須知他有多少說不出口處。其爲人也孝弟一句。千了百當。而好犯上者鮮矣。只是原來所無。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便覺天下恁的太平。君子務本。也只爲人是難爲的。本立而道生。此是立本後一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這是立本前一句。若此二句中。分不

出先後只教道字仁字都没着落先生以爲然否

第二書

來書云承教極服台臺近裡着功汲引後學之至意桂有請益者聖賢立教不止爲最下立法欲使學者洞徹本源證修最上乘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原不是憾世語後自觧曰知我者其天乎此中玄對不但尋常人不能喻即明友知己亦不能代爲喻也如穿衣吃飯其間酸鹹冷煖斟酌加減各有獨得之妙別人不能知也且并食煖衣乃是食色

之性。中間別是非。辨理義。自已一段受用。別人不知也。如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弗受。其心豈非各有至安處。是齊求仁而得仁。悉是物也。若只以顯晦用舍言知。以寂守淡處言君子。恐非聖賢精微之旨也。聖賢立教。如射之有的。匠之有規矩。使學者深造自得。似非但虛言光景也。但學者須要從真寔一念做起。然後學爲真學。朋友爲真朋友。並君子爲真君子。若起念不真。將假仁假義忠孝節義之事。悉爲亂臣賊子之資。試觀五霸尊王。學非真

學也。摟諸侯以伐諸侯。朋友非真朋友也。問鼎請隧。犯上作亂。莫此爲甚。若是真正忠孝之人。焉有如此舉動。故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此言。所以著假仁假義之罪也。君子務本。務其本來最真之念耳。孝弟之解本。猶忠恕之解一貫。有子與曾子。同在不即離間也。孝弟二字。不在視膳問安徐行後長儀節上講。正指不學不慮本來最真之念而言也。本立而道生。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攻。王者之事也。有子不直指孝弟爲本。先說個君子務本。後說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際最有斟酌。台臺云有子見得春秋時。不孝不弟者多。故開口便叫他孝弟。春秋時犯上作亂者亦多。何不開口便叫他不犯上不作亂乎。葢孝弟之人。可不犯上作亂。不犯上不作亂之人亦可孝弟。果何者是本也。可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指本來最初之念而言。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若不從本念辨別。并孝弟之事。亦有可棄

置者何以教人立本乎大學之道明明德盡之明德之事格物致知總只要誠意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可知所以爲仁矣此可知所以爲學矣物有本末豈外是耶下章巧言令色鮮矣仁仁字正打轉上爲仁仁字巧言令色則非務本之爲矣下章又繼之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忠信二字正爲學之本可見聖賢論學反覆在眞僞上辨別不可不察也其曰朋友若應首章朋友意曰傳不習若應首章時習意數

章合爲一書可也。總之桂之所疑者。爲孝弟止是爲仁中一事耳。凡事似不必由此爲推。且人亦有生來不見父兄而爲仁自若者。豈必先務孝弟而後能爲仁乎。特作前解。似可無疑。然不自知其舛謬也。容嵩日面質。恐費裁答。拙作一册呈教。亦晰理之一端。

先生見地高超。可謂有本之學。淺知粗見。豈敢故爲辨論。然亦有不得不辨者。只爲先生所云聖賢立教不止爲最下立法。欲使學者洞徹本源。證修最上乘

也。此語大得聖賢立教之本意。然要曉得本原在何處。最上一乘。作何證修。將以爲希奇玄奥。則證修無下手處。須知天下最上邊事。就在最下邊求。是爲原本。故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察乎天地。只在夫婦造端。所爲穿衣吃飯邊事。先生亦便作穿衣吃飯邊事。無惟乎其食煖衣。將來作食色之性也。又字肯看其于子曰二字之下。註夫子未開口時領取乎。只看未開口時領取。是最下入能得否。還不是教人洞徹源本否。若曰食色之性。

則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只以食色之性教人矣。噫。此原是將吾人最玄最妙之事。打轉在布帛菽粟中。莫使人踏在空處。豈是虛言光景。若云深造。莫深于此。若云真實。莫真于此。可知道古來忠孝節義別人看作希奇。所以做不出。為做不出來。却去假仁假義。聖賢分中。只看做布帛菽粟。如穿衣吃飯一般。所以順逆奇正。都是忠孝節義。與假借者不同。君子務本。正務此耳。若不在立身行己。日用飲食。起心動念處用功。都是務末。非務本也。可知除却

問安視膳。徐行後長。別無不學不慮。本來面目。老先生將謂周文王之問視。子輿氏之後徐。都是學慮後事乎。除却眼前問視後徐。最真最篤最發不自覺不自持之一念。而別尋本來最初。是舍河源而問水。舍脚下信步踏將去而問天地河山也。豈自卑自邇之謂哉。而先生又云春秋時。犯上作亂者亦多。何不開口便叫他不犯上作亂。是先生將犯上作亂。與不孝不弟。看作兩項人矣。人只爲看輕了不孝不弟之罪。犯亂無不可爲。犯亂之始。從不孝不弟上來。故有子

指點他本來最初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正是教他莫犯亂耳。故其丁有子曰下註云。行多少說不出戶也。至于人有生來不見父兄而爲仁自若者。凡無論不見父兄是時勢。親見父兄是精氣。只須爲仁自若。便是時時與父兄對面了。若云爲仁不得力于父兄。不敢得罪于父兄矣。豈必先務孝弟而後能爲仁。不幾于又把孝弟二字。作等閒看乎。其不敢執已見以關朱陸之異同。惟先生教之誨之可耳。

第三書

來書云。敬復穿衣吃飯。便是無上道理。此台臺絕頂語。前只因台註耳𤴯時。是何光景。所以補出辨是非一段說話。正如台教所爲知味也。今承台臺暢發。已無剩義矣。至子曰二字。從未開口領取。畢竟學個甚麽。是者言學。非者亦言學。眞者言學。僞者亦言學。所悅所樂。亦皆不同。枉恐聞聞說箇光景。無以清學問之源也。故指出君子二字。以見聖人欲人爲君子儒也。正與台教相關發。視膳問安。徐行後長。卽是不學不慮本來面目。此亦台臺絕

項語但王莽謙恭下士併徐行後長亦可假也所以某補出不學不慮本來最初一段說話若緝熙如周文王則視膳問安亦即不學不慮矣此與台教亦非相背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孝弟不犯上不作亂悉是此中分立名色中庸曰大德敦化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皆未嘗以本字專屬孝弟子思與有子豈有背謬然究到真切處即孝弟是本矣故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某之意原只在學問真僞上論非將

孝弟二字。作等閑看也。不知于台臺有當否。

先生用心之苦。見道之捷。故能心心相印。悉升高明矣。辨是非別眞僞。只是弘斯道。非體備斯道。要知是非眞僞。非是徒以聖賢言句辨晰得明的。只須我做到極是處。極眞處。非者僞者。自然來混淆不得。只看荀楊豈能混孟子乎。任他非者僞者亦言學。終是非。終是僞。他做到沒意思處。自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若謂我做工夫。辨得明。方纔行得正。可知放下功夫。且去分別。恐無許多閒氣力耳。所謂閑閑說個

光景。正要人在閒處討消息。方得夫子活潑潑地之意。須知此個閒閒。豈是等閒。此個光景。豈是光影。十分真。萬分是。乃有此也。君子是指點德成之名。只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則知君子二字。豈是極則。而便足以盡時習之學耶。若認定此二字。恐便開僞君子以優孟衣冠矣。王莽謙恭。是學慮之敗壞豈能假不學不慮之天良。然究竟敗露。亦安見其能假也哉。先賢言大德言大本。各以一時之言。立一時之教。聖聖不必相緣。人人不必相襲。若

必欲拚合一處非附會。則強紐矣。知得究竟真切。不外孝弟。又何必旁引曲諭之爲。卽今孝弟大本大德都不問。請問老先生。如何是道。並吾字一字貫字以字之字—都不問。蓋欲老先生說自家的。不必觧夫子的也。幸不吝珠玉爲懇。

第四書

來書云。嚮某立雪馮門。馮先生惓惓于友天下善士之語。今某幸住京師。恭遇台臺。孝弟守先。知覺啟後。卽其見諸吐談者。無非近裡着功。鳶魚着象。

機倪隱躍。令人遊活潑之天。此眞洙泗之眞傳。而程朱之正印也。即北面允宜。豈曰友之云乎。昨其恭叩。且將有所請益。值台臺公出。未能面質。嗣容領教。茲先有陳者。學問一途。質疑辨難。唐虞君臣。不廢吁咈。鄒魯師弟。略無寬假。帝欲用威而禹曰俞哉。夫子先正名而子路以謂有是哉子之迂。君臣師弟之間。畧不含疑如此。馮少墟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蓋貴其疑之可悟。亦貴其疑之能問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又曰起予者商也。曰助曰

起。悉從疑難而得名者也。某不能有所悟。時每有所疑。其于台臺之教。不能當下了徹。非敢過爲辨難也。昔告子與孟子。反復辨論。後世多言告子之非。然告子原是學問中人。意主求益。亦非好辨也。惟台臺不吝提撕。闡明聖學。俾某在京師。日就月將。不負馮先生夙教。此亦千古一時也。不知于台臺有當否。

來教。深感先生同志虛懷。所爲求輿之友而不可得者。況久奉教于少墟先輩。則著論必有師承。僕敢不

傾心以聽。其所以不敢深言者。一師授受各有淺深。一理孤行。各成見地。朱陸同異。本自無心。門下惧傳。遂成水火。況僕寡聞孤陋。不能窺見先聖之一般。敢以此滋論議哉。如必不能以心心默喻。即請得就先生之教而進之。少墟曰。吾斯之未能疑此語絕妙。學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漆雕開此句。總是一個疑字。而少墟曰未能疑。則更進一步矣。僕有所商者。漆雕當日是疑斯。少墟當年亦未能疑斯。只此一個斯字。便是千古疑團。前後兩賢。俱從此個疑團

中。猛着精采。非泛泛在章句中。尋摘辨別也。一切章句。皆以發明此疑。學者更要于發明疑團上。更起疑惑。則疑將何時而已乎。先生前書云。聖賢教人。在源本上。可見今日之疑。就該在源本上疑。只須少墟之所謂未能疑者。猛起疑情。看他之謂斯。指個什麼。如此疑他。十日半月。一旦豁然。將使從古聖賢書。橫說豎說。無處不可了了。把別人辨的爭的。都拿來作一處用。如大冶銷金。一入紅爐。高者低者。莫不鎔成足色。而豈必更于爐冶中檢別也哉。是何也。蓋以聖賢

著書各人說到足色處。學者看書。也有見得十分的也有見得七八分的也有超出古人言句外所謂越格的。即如一個題目十人作文。十出其見。抑以一人前後數次幾首。亦將數出其見。非執一以到底也。至于源本之地。則東西南北。有聖人出此心此理。莫不皆同。告子之與孟子辨性。蓋辨此心此理。非辨六經也。若使先生不鄙僕爲妄談無忌之人。只將少墟之所謂斯。宋儒之所謂此心此理。一派疑去。不妨千百其間以求互相發明。僕敢不凜凜哉。

復陳念蕃　附來書

來書云。門人陳恊聰見開口不是。不如不說。與其不說。不如不見。與其不見。何如不生。然歟。否歟。老師明示之。

此事須是見得真。說得着。生趣滿前。方喚作真消息。若如先生之言。只是要從開口處。一刀截定。使生意枯槁便了。豈有是理乎。

第二書

來書云。打破識情渾淪一氣。或物或我。茫無此類。

一擲六合。千古瞬夕。花落鳥啼。萬事俱備。本末終

始。歸之太極。

此事原就在眼前。須是極力猛着精采。看將上去。用

力若久。未有不豁然一旦者。今日此問。與昨問雖云

不同。然語中未見超脫。請得爲先生一一辨之。如云

打破識情。渾淪一氣。請問此渾淪中。還夾帶識情也

無。若是夾帶。則依舊不曾打破。若謂打破了。正自夾

帶不妨。又何須打破他纔妙。況吾人此點靈明。如明

鏡止水。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明善。皆是此

物故夫子曰默而識之原不似作禪學者認作根塵中分別和合之物也且云或物或我茫無比類須知萬物皆備于我若認作是物連天地也是物何況于我認作是我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開闢以前既闢以後何物非我豈得曰茫無比類乎又曰一掬千古六合瞬息此時六合千古瞬夕都不問只問先生如何是一掬此處見得破管教六合千古都在瞬夕間若少有沉吟終是將口去說理至于花落鳥啼萬事俱備請問花未開鳥未啼時這萬事在那里若曰本

未終始歸之太極此處便極要清楚須是先生趣此精神努力前進到了如木如不沒開口處自然親見聖賢是我不假外求而所云萬事俱備之物眞正描不成畫不就也故曰識情原不得虛舟物我從教自在遊覷破那些名一掬鳥啼花落總悠悠又曰太極從何浪得名強將花鳥說幽情佳人別有無情淚對鏡分明寫不成

第三書

次承老師之教日夜思維食寢俱廢茫無所得從

前思路。愈覺塞矣。但于隨時隨事。俱增愧赧。遇人遇物。到處凄凉。或者此是識見愚下。再無明透日子也。老師何以教之。

先生用意之專。用功之苦。此段光景。正自難得。但所爲食寢俱廢。原自未廢在。且不必廢也。落無所得。且是乾淨。夫子曰空空如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到得盡頭時。自知此個消息。從前思路愈覺塞矣。塞得極妙。某猶病其能通氣也。識見只爲忒高。所以明透轉難耳。如此苦心。某只以一語斷定曰。日夜思維即

不是老先生久久當自得之。

答宋玉叔

仁兄道器凝重。可以打點精神。振衰起廢。生浮塵二十餘年。無所表見。欲以螳螂之臂。奮當車輪。雖不敢望許曩齋言聽計從。爲斯文續命。然一念不敢忘卻聖賢兩字。思能少竭頂踵。以補此半生過失。矢下堂之婦。縱末路可觀。已非完璧。倘亦時人所云善補過者乎。此副擔子。非獨力所能任。計惟仁兄。可以少分衷曲。若能自許孟晉。則生與足下。實爲斯道骨肉。不

僅僅世緣中一日知巳巳也。拳切拳切。

復呂見齋附來書

問大極無極之說。學者尊之如蓍龜。然及陽明有無善無惡句。遂起後人多少貶駁。只因語同告子無善無不善。乃目陽明之學爲異端。曾過江南。與二三學者。偶論及此。皆若驚走。不敢信從。近甞自叅勘。亦不無疑議。將謂陽明非耶。不知與無極何異。將謂陽明是耶。不知與告子何殊。此處關係學脉匪淺。敢請暢發。俾萬世宗向。

先生留心最久。故別無泛問。僕二三年來。求一言問者不多得。以其開口。非分別。則膠執已見。縱有所問甚不親切。夫學者尚論。所以定宗。除却大聖人。執兩用中以降。卽是大賢。少不得亦有些習氣。此是聖賢毫釐之差。所謂相隔一間。卽如無極而大極。肇自周子。演于二程。發明于考亭。後因象山與考亭書。益因陸子壽會以太極圖說。非周子之書。卽使出自周子。亦必定非明道以後之說。考亭不謂然。象山深是其說。此處便當着眼。何也。象山平日學問。較考亭爲得

其宗。故考亭晚年悟道。亦自悔從前支離。至欲膠執子壽之論。而以無極爲杜撰。則象山習氣之未除也。如云古無無極字。劈空立出。則爲杜撰。伏羲畫易。文王繫辭。亦並無太極字。太極二字。起于吾夫子。則夫子亦爲杜撰乎。夫子太極二字。是由六十四卦。遡至乾坤父母。從乾坤兩卦。遡至一畫未有以前。故立太極名色。周子又從太極源本。遡到言語不可形狀處。立个無極。此處眞是萬聖同源。萬理同會。至當而不可易。至大而不可名。一毫善也着不得。何况不善。陽

明覷到此。所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當時不在道中人。不曾深入姚江堂奧。並不曾全領姚江宗旨。此是道聽塗說。聞得姚江有無善無惡之論。遂羣詆爲異端。抑曾少知陽明無善無惡之語。爲直覷到性善本源而立論哉。如謂此言之不然也。曾記姚江因薛侃去花間草。便及善惡兩字。侃曰然則無善無惡乎。陽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段具在語錄。學者知此。則知告子之所謂無善無惡者。落在漭漭蕩蕩一

邊。陽明之所謂無善無惡者。却站在萬善同歸。並無一善可建之地。豈肯于善惡混之義哉。

報金豈凡

先生眼明見定。于諸人闘筆處。輙能指畫了了。不惟提奬不肖。亦且羽翼斯道。並喚醒今日人心。有功不淺。拙録俱一時信口妄談。不假思索。差謬儘多。先生當大賜評駁。毋使人謂先生輕輕放過不肖。不能力友之歸正。思過半矣。切切。

與陳百史

今日病少愈。接金豈凡先生序言。捧讀一過。二豎遠遁。占人檄愈頭風。信不誣矣。豈凡持論之高。寓意之遠。出筆之快。誠爲斯道中極暢快。極高爽文字。先生留心正學。蓋復有年。語云。學必講而後明。先生會輒津津。別輒默默。使後有作者。謂先生輕輕放過。僕猶可言也。謂先生在此。不能昌明正道。使僕狂吐狐涎。而不一救正。不于斯道有礙乎。從來講學分中。不嫌同異。但求同異中。各無我耳。陸子靜云。彼間無考亭。此間無象山。非乎。又云今日真實究明此理者。惟吾

與朱仲晦二人而已。相許如此。而相駁甚切。則知古人求學之公矣。僕不敢望先生標榜以濟僕之拙。實望先生明辨以留鄒魯一脉于今日天壤間。僕亦不敢謂姚江以後。當續一燈。弟惟恐姚江學問。從今日世界一斬。皆我輩之罪也。先生以爲何如。

上林任先生

手教中見先生入山受用。誠哉放下世緣。靜修白業。但計統追隨先生。十有餘年。既不能步後塵以買山。又不能望急流而勇退。飲乳辜恩。不覺涕零如雨。此

身業已如此。益不得不立必為聖賢之志。日進成均多士。講習討論。恭朱陸之異同。拯濂雒之未墜。示人以自求本心。明自性本善。一年講論。諸生記註。將可成編。實不敢望許魯齋之如此而後吾道可行亦欲竭此一副精神。代鄒魯闡揚。莫謂斯道自今日遂斬也。統行實踐落。未必如高冠古服。可式後生。然存得幾句說話。使後有作者。于千罪萬罪之身。覓微功于斯道統。即以膚髮受千百載之非刺。所不惜矣。至于先生燃慧炬于空山。寄烟霞于象外。直當把承當斯

道四字。拋落坑塹並把從前理會得到。眼前有願未成。都看作夢裡画裡。一總勾却。不復起爐作竈。日向水流花謝處。吟風弄月而歸。在俗眼視之。名爲投閒。在吾道觀之。實爲明哲。譬之籓籠彩羽。一脫繩索。則嘗高擧。如冥飛之鴻。使弋者無所慕。若猶欲營鳩之巢。濡梁之翼。曰我實有願。終須一成。恐弋者之張羅而置罝也。

復王雪園　附來書

無端而起一念。思禪宗非一意寂滅。必有下手處

夫偶于禪堂內。知今天下有所謂覺浪和尚者。越一日。在百史老師座上。譚及南中人物。因知覺浪見在金陵。無意之言。曠世之逢。深幸此中似有夙緣。百史老師。因暢言聖教禪宗。原是一理。今日以聖道爲巳任。惟老年臺一人。即出手札以示。正欲竭誠北面。尚苦世緣糾纏。殊少一棒。承雅召。正是僕主之期。懇老年臺勿以俗障待弟。容弟放下俗緣。清心領教。家常茶飯。勝設嘉筵萬萬矣。匆匆九頓。不盡欲陳。

聖教禪宗雖云一理却有微細差別無論兩家微有差別即聖教亦有聖教之差別禪宗亦有禪宗之差別吾儒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彼亦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此處檢辨不出如何能使千岐萬派統歸于一百史先生接引苦心緊云一理若欲悉心究論正有不容草草處此處檢辨便有下手工夫不須向人喉下討氣矣儒與釋各爲其人不聞爲釋子者無端而起一念曰我欲學儒向理學先生處借徑而儒者却無端而起一念曰我欲參禪有所謂某和尚

者問其居址所在。遂爾慶幸爲夙緣。亦又何也。要知吾儒但苦世緣糾纏。思旬善知識遏乞棒。抑知大善知識。與人賓主相見時。別無奇特。只是當下一棒。却不知吾儒中。亦有四方八面來。打盡天下人手段。人自不肯乞求耳。今試畧施一問。即如來書云。無端而起一念。此念從何處起。即今此念落在何處。若云爲禪宗而起。起處即不是。爲俗緣放不下而起。連這一念早是俗緣。若云此念落在覺浪處。覺浪替先生做不得工夫。若云不落在覺浪處。好好一個王雪園。却

爲渠還聽得一个覺浪。早被他回頭展腦。若欲放下。連此念先放下。若云放不下。又早是添一放不下的了。故向先生大敲一問曰。一念不起時如何。請道請道。此處道得。覺浪就在先生耳目之前。若道不得。即飽參覺浪禪堂。終不能替先生開口。先生還以爲棒耶。非棒耶。天地開。惟眞正聖學。能函蓋一切禪宗。若問眞正禪宗。却不曾于吾儒明善之外。別談希有。先生見覺浪後。自能知之。不待僕饒舌也。

復孫北海 附來書

適讀金豈老語録序。始知老先生已刻有成書。乞
賜教以醒憒憒。因憶萬曆中。長安有首善書院。諸
前輩每次會講。輙以問答語。付之剞刻一時士風。
翕然宗之。當此大道榛蕪。一番提唱。其可少耶。望
老先生無多讓也。恙中手怯。不能悉語不盡。
僕薄德。未嘗學問。雖平日揣摩諸先輩語録。亦多私
見附會。不能直透源本。偶以職在教育。遂不揣狂惑。
與諸生妄爲論畧。亦止可爲學究之言。非于羽翼有
窺也。金豈允先生。輙爲序說。僕亦不敢災木。但繕録

一稿。存之案頭。可刊與否、必須論定後。商之同人。方可問世。至于首善書院。則從前先正、或有氣節已經著明。操履別無滲漏、而二三同志、又相與昌明唱和。故能使上風翕然。僕則大節已無足觀、操履復難信世。雖自矢不敢昧善、不敢自欺。畢竟和光處多。介不處少、信人不過。豈能使人不議而宗。但得藏其說于枕中。後有修明。庶幾再振。老先生素履動衆、今世之所謂北斗泰山、肯不以僕言爲迂。容遲目錄稿求政。

與孫北海

日前得侍清塵。見先生天資高爽。有他人極力講求不明。而先生一口道破者。亦有他人極力領會不及。而先生直下了當者。足知先生非浮慕學語之流也。僕非敢故爲謙遜。第恐此時不能得大信不疑。如先生輩。互相提獎耳。今之諱此不談者。惟恐以異學來謗。僕則謂不談學。便能絕口不言耶。與其談學問外事。不若談學問內事。學問外必及之人情事故。少有議論。亦必在人情事故之中。學問內則必不暇及人情事故。即有議論。亦必在人情事故之外。不然。則如

所云群居終日。飽食終日。又皆廢時失事者之爲矣。見不妨于異同。但要統異而求之同。此所以曰學必講而後明也。即使門內執之甚堅。門外排之益力。則爲斯道受過。爲聖賢受過。不猶愈于爲功名富貴受過也哉。謹將拙録一册。呈請教政。

再復王雪園 附來書

一旦置我于四堵墻中。覺心猿意馬。無從走出。先生教我矣。弟子受教矣。卒成一贊。以見見地所見如此。願先生進而教之。附贊四禁語。這也不是那

也不是打破關頭此處便是。

先生虛心下問且決志勇猛如此爲學誠不易得但

是學者做工夫須是眞積力久纔能一旦豁然貫通。

只如來札所云以見見地所見雖云爲學先貴見地

爲夫實實親見只此一見眞別無見外見今台教豈

非見地是一見所見又一見見見地所見爲更一見

乎弟恐此見不穩離却閉目合眼時被事物依舊攝

去耳台賛云打破關頭此處便是關頭且擲打破不

打破亦且放開但不知先生將甚麼地方與作此處

必須說得親親切切始得。工夫到此。最是難得。切不可中道而止也。望望。

答戴巖犖 附來書

人問陽明不睹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陽明曰。見得眞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聞是工夫。意旨如何。請師開示。

此全體大用也。問者是未做工夫的人。却問工夫邊事。陽明是從工夫中得本體的人。故與他指點本體邊事。且如戒愼恐懼。不是本體。做工夫者是誰。不睹

不聞不是工夫管取到這裡時節一塲混沌若謂不睹聞是本體到得睹聞時本體安在哉毫釐之差實實如此

與潘華宸

僕匏繫一身日在長安道上取宋與先朝諸大儒舊話反復發明明善之旨以續鄒魯一綫之未墜士大夫即未必盡然而間有互相考訂者僕亦不顧此時頭面但覺得今日人心益不可不令之知有此道耳知罪俟之定論僕亦不遑恤也瞻切不盡

與陳百史

前承先生大教深佩術成之義非不知子思子作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說起如今教人亦只宜從天命以後立說何必更推到天未命以前其推論到此者非欲人逆推之此身未受天命時作荒唐之論蓋欲人認取此心原不曾死現前日用動靜云爲之物即是將來承受天命之物此物在而今是自家本心將來却去承受維皇降衷之性豈不是此心在未命以前人生何一時何一刻離得喜怒哀樂識得未發時氣

象便是中和位育根本日用中未發之氣象便是將來天未命以前之氣象離卻未發而談未命幻也離卻未命而看未發則是着在人上非儒者盡人合天之學也統當刱此學從夫子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處得來又從孟夫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及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處得來人只知死處是死卻不知生處是死毋論縠色貨利是耗損精神之大毒只看此點虛靈不昧之體能有幾何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幾露得些子卻早又被牿之反覆十二時中將

一點虛靈役使得千頭萬緒到得夜來寐夢俱無所主豈不是鑿喪此心向死處去也所以孟夫子說存心說盡心說求放心無非要人涵養此點虛靈莫竭了他生意生理所以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立命之學命賦于天而却立之自我豈非將此現前事天之心看到將來承天之日乎此之謂知生知死方纔可以夕死學者作工夫須是時時刻刻將箇死字放在眼前到得死時方能妥貼曾氏子臨深履薄在平時方可幸免于易簀之時故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

于安樂。統之立言教人。必欲本諸此者。蓋欲直指出眼前動靜云爲之心。是夾不了的。要人戒愼恐懼。極力修省。以爲將來承受天命之美種。所以激發人憂患之一念。若曰何必推原到此。我只是從天命以後。守聖賢之學。立聖賢之志。便是眞實學問。統恐未曾時刻提一夾字在眼前。多少自命爲聖賢。自許爲舉動合乎天理。都暗被好勝好名之一念。欺瞞過去。到得臨窮反本。一場手忙脚亂。勇如項羽。仗劍自殺。而不免流連于虞姬。奸惡如曹瞞。弒君弒后。而賣履分

否。作兒女子俗態何也。皆爲平日不曾體認一死字耳。或曾有問統者曰。人死後也有作禽獸時否。統答曰。只看他生時作何等事。若作禽獸事。便要去作禽獸。故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謂此說近于輪廻。不可據以爲是。彼文王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只是死了後精神爲聖。不入輪廻生死耳。不知統正要人做一箇死了後精神爲聖。不然。原從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原之于始。反之于終。終而復始。貞下起元。寒暑往來。晝夜通復。豈有死了不復生之心乎。

果爾。便亦可生而不復死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夫精氣爲物。必有以爲物者。至于游魂爲變。變之一字豈有窮盡。豈有不變之物也哉。安得爲避他輪迴兩字。便將吾夫子知生知死。及孟夫子修身以俟之學。不三復也。人平日學問。做不到精神爲聖處。少不得要落在變變化化之中。只觀人死。魂升而魄降明明說下箇魂魄。明明說下箇升降。明明說了箇知鬼神之情狀。明明說了箇鬼神之德之盛爲誠之不可揜。安知二氏輪迴兩字。不反在吾夫子知生知死

中看得去。爲別立二端之旨哉。二氏與吾夫子生同其時。二氏之學。却在吾夫子斯道大明。千有餘年之後。爲二氏之說者。都是讀過吾夫子刪定贊修。諸書諸語之人。今之學者。舍却吾儒原有極昌明極正大之學不信。而反崇信其探玄取幽之言。一見其言之稍有相類者。却不討論其毫釐之差。而遂疑以爲是彼氏之說。毋怪乎學術之愈不明也。總只欲天下學者。知得現前此點虛靈不昧之心。是將來承受維天之命的源本。就在現前一切事。一切物上。戒之愼之。

跋

周程由而孔孟之大義復明程氏四傳而有象山考亭二夫子嗣又數百餘年而姚江續其獨闢致良知爲拔本塞源是即虞廷道心之傳孔門求仁之旨也末學支離或惓惓知識之辨或亹亹虛寂爲宗豈爲善繼其志者歟吾師

此菴先生崛起師承默契道體特拈明善爲指歸其議論開闢雖絕不蹈襲前人要之善即不慮之良明乃獨知之體非有二也本榮少賦蠢愚長經憂虞從

事于文成之學有年幸從敎習弟子後得承
先生指授用功恍然眞見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廣大易簡而向之求道于杳冥之間索理于事物之表者固已陋矣夫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固有之理非由外鑠勿戕之賊之耳愛敬之知與生俱生在率之由之耳道不遠人學須自得持此以求姚江良知之旨釐然當也持此以求象山所云先立其大考亭所云天命人心之本然釐然當也更持此以求周子所云五常之本百行之

源程子所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撰然當也蓋懸賢廣大易簡之理于是乎在矣嗟乎道本非乎人匪著察心之精神是謂聖復其本心之謂學斯文未墜來彥無窮闡斯言而感發者是旦暮遇之也敬識數語以告我二三同志云

順治八年六月庚午門人黃爾曹本榮謹識